周禮輯義

周禮卷之七

姜兆錫輯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稱司馬者以車馬甲兵所司故也唐虞時不詳其官帝舜命九官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特命皋陶為士兼之而已其命龍侯掌六師禦侮其命為司馬亦無所攷殷稱司馬為所攷以其掌坊城故系謂誓折攷蓋謂是也竹氏謂虞以一官兼兵刑猶周制總分為夏秋二官蓋帝王之隨時制宜如此餘見天官

夏官司馬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夏官司馬之屬乃第四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邦政卽六典之政典政之言正所以正不正也平猶正也書周官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東萊呂氏曰周事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正而百為得有所施是政所從出也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哉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所謂天討也愚按大為政小為事政官對事官而言猶治對教而言禮對刑而言與

夏官司馬序官此以下承上文序夏官設官之數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音杭○更稱政官者承夏官掌邦政而言也司馬稱大者掌建政法總凡衆驅役征討之屬故名大司馬而為政官之長小司馬以下職闕說見序職○鄭曰自大司馬卿一人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並同自史以下諸官皆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獨此史胥徒各多者以司馬總六軍軍事嚴故也又諸官於宰夫鄉師肆師各下大夫之下皆云上士中士而已官無他稱此軍司馬下大夫之下稱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及秋官士師下大夫之下稱鄉士上士中士者亦重兵與刑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將帥旅去聲長上聲○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猶言萬

二千五百家爲鄉若遂也凡起徒役家一人軍之人數如其家矣其下二千五百人爲師猶二千五百家爲州若縣五百人爲旅猶五百家爲黨若鄙百人爲卒猶百家爲族若酇二十五人爲兩猶二十五家爲閭若里五人爲伍猶五家爲比若鄰凡所謂爲兵於農也軍將皆命卿者謂王朝凡所命之卿侯國命於王與凡命於其君之卿皆爲軍將也鄉卿上大夫故其中大夫皆爲師帥下大夫皆爲旅帥而上中下士皆爲卒長兩司馬伍長矣云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而獨不云伍長皆下士者其殆省文歟○盱江李氏曰此六鄉爲六軍也六遂如六鄉共十有二軍而止稱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六遂爲副遂用之則當六軍耳此制軍之法也黄氏曰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是也平時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於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司農曰詩大雅云六師及之又云整我六師此王六軍也春秋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大侯三軍可也其大國三軍也又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也李氏曰先王

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皆選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卽吾吏也有事則驅之行師事已則歸於田野無招收之煩而教不閱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羣聚教坐而不使補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軍旅大事則五官之鄉與有事焉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家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旣屬之司徒又屬之司寇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此衛兵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於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縣師司徒之屬而軍旅則受於司馬鄉師民徒而治政令受役要又必考辟於司空此識兵之權散出也大古制寓兵於農未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則不屬一人有事調兵則遣使一牙璋發之權又屬於大子乎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也迨及後世司馬世官以命氏驕至諸侯更覇列國專征世卿師旅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衆民爲兵則兵情衆兵專將則將驕唐人府兵號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兆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寖無患將且驕與府兵且廢而況不爲府兵者哉愚按軍將皆命卿則王朝六官之命卿大國之三命卿次國二命卿小國一命卿凡所將

各如其命鄉之數無厲選矣而註乃云軍帥選於六官及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爲爲何也蓋軍有盡用不盡用師又有能有不能而困於中選爲之與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勳功也王賞功故名其官也司馬諸官以下卿次此者軍以賞爲先也以下五職未詳官次所屬或曰司勳以名人和量人以度地利司爟以應天時馬質小子羊人此以備物用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質音古下同○質而賈之故名官也不與校人相連而次於前者軍以馬重馬以軍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校人雖下大夫此猶得以有司之義治之也役不用胥而用賈亦以質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人掌凡所量之事而量軍之壘舍爲重故名其官而亦次於前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掌凡小祀之牲故名官而羞羣器及斬牲徇陳之屬亦職之重故次於前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掌羊牲故名官而受布於司馬以買牲故不用胥而用賈猶馬質然也六牲分掌於諸官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馬司寇犬司空豕是也而司徒之屬有牛人宗伯之屬有雞人司寇之屬有犬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羽馬牲其屬有馬質又有羊人者蓋冢宰總贊牲事無分牲六牲之中餘羊牲無分掌之官而司馬奉羽馬牲其屬亦贊故附之司馬與其羊牲亦小子羊人登而羞之於司馬之職相屬而不相干也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爟音貫故書爟爲燋杜氏讀爲爟○爟杜謂之私火者對陶冶之屬爲公火而言鄭謂之熱火者對司烜氏以燧取於日中爲冷火而言其職總掌行火之政令而爟爲主故名官也疏謂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司爟取火義故在夏官或謂軍重火攻之法故亦次於前而總其文以致愼也止有徒而無府史與胥者無收藏亦無所用智謀矣後凡無府史與胥者並倣此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城郭之固故名其官而爲諸守官之長也司險之下次此三職於候人三職之前者王者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而軍政本之此三職乃大司馬九法安守不則之意而候人三職則制軍詰禁之意也餘見各職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山林之險故名其官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也徒多者事繁也下放此○王氏曰掌固以下諸職不列地官而屬司馬且不統於職方而特專一職者蓋司馬統軍旅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皆有守職而掌疆候人之屬亦不遺焉則禦侮無空虛之患矣古之邊備嚴矣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之役故因役以名官職末又帥致方治之人而送之蓋制軍詰禁之中而具凡小事大之意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舊謂卻也以勇力卻敵也今按秋官亦有環人爲環迎

之義與此職掌四方之故慝邦國之屬其義正同但一言賓客一言軍旅則異耳故各以名其官也訓邦猶爲章合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猶表也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穡之屬故名官也稱氏蓋或世其業與下倣此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射人主射其下凡講射獵之用制撥生之宜者皆屬焉故名其官而弧矢之設以威天下乃制軍節禁之事故次諸此也然本職先以設儀辨位之事者蓋亦以見禮樂征伐非截然二物與故見道者審諸此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以其能服不服之獸故名官也此下多不備役者事略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以射鳥名其官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羅謂羅鳥故亦名其官也郊特牲稱大羅氏者蓋天子對諸侯之詞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畜亦謂畜鳥鳥羅之而或畜之故亦名其官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其職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蓋通公孤鄉大夫士而言也而其入版皆自士始故推本以名其官射人諸職之下次以司士諸子之屬者設儀辨位於是而進賢興功於是而始知乎此則在朝賢能各得其位而在道扈從各得其人矣此蓋制軍詰禁之所從出而政典之要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衆也謂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本職所謂國子之倅是也掌其治教之屬故名官也

司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居車右爲驂乘如戎右道右之類是也掌之故名其官爵止上士而居虎賁氏下大夫之前者以爲王驂乘故也此以下蓋因賢能之得位而及扈從之得人矣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

士八百人。掌率虎士之徒先後以衛王故名虎賁氏賁者勇之貌也虎士八百人侍王爲衛六軍而外禁衛親兵惟此而已不稱徒而稱虎士蓋義勇之選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旅衆也掌率僚屬之衆左右以衛王故名旅賁氏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名官未詳或曰節之言制掌以其節服王之服建王之旗從尸之車故名也〇註曰名節服氏者世爲王節所衣服也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設此官何也春官主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故司服秩卑員少而有府若史夏官典與服法焉主侍御於王故節服氏秩卑員多不設役專掌爲王服之而已蓋王中心無爲凡其厚薄加減之節與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掌於此官也愚按二說近之而未盡協詳見序職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去聲註作上聲〇名方相氏者註謂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也王氏謂其相視攻疫者非一方月令大儺謂之旁磔此也按二說不同王說近之儺雖古禮而近於戲故其名爲狂夫而不言賤且本職帥百隸而時儺歟

官司舒供之故亦不言其徒役矣諸職之後又次以此者共執戈盾忠衛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薦亦平時備扈從以翊衛之意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大僕之大音泰○凡稱僕者侍御之官而大僕掌正服位命令之類以為之長故名也其小臣掌小命小法儀之類祭僕掌受命親祭之類御僕掌逆燕令之類職各相佐故皆別職同署小臣不稱僕臣亦僕也御僕御稱御職尤近也次諸此者以下六職亦設儀辨位之意而正位凝命正其身以正天下之不正尤效取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賠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親近氣體移蓄恒必由之不潛消默奪其實其實而明爭顯諫於昭昭挪末矣穆王用伯冏為大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無待親擇矣此為治之綸也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道其後者果不出僕御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殊卯所發覺思深長猶不免躬蹈其失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稱隸僕者掌廟寢埽除之賤故名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稱弁師者掌上下弁冕之屬故名也與上職相次者蓋宮廟之清嚴冠冕之雍肅皆正服位之意故與或曰此職與天官夏采錯簡弁師與追師之屬相連而夏采復於太祖四郊又與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相連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掌之故名也此下六職乃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爵獨尊為諸官之長者蓋先自保而後攻人之意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兵謂五兵之屬亦掌之故名也其兼掌五盾者亦先自保之意與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戈盾之物故名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弓弩矢箙之類故名也爵員役並與司甲同者司甲特其總先之而已此亦自爲繕人槀人諸職之長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善也掌弓弩矢箙之類其善者供王用者故名也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槀音犒○名槀人未詳鄭司農曰箭幹謂之槀王氏曰木乾曰槀弓一歲與體所藏受成乾久而後用故謂之槀也按其職掌受財以齎弓弩矢箙之工則槀蓋物料乾善之通稱而造弓矢尤以乾爲善故以名其官木職所謂獻素者此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戎謂戎車也五路革路以即戎是也右即司右之右共右齊右道右之屬掌居右驂乘故名戎右統諸右員倚者兼爲兵使也諸右皆不言府史胥徒司右職其總署也不列司右之下者司右齊耳非其所

攝臨但宜坐之而已此下九職皆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者
備故戎謂此也○疏曰凡戎車御居中御居左餘車皆尊者居左
御居中而其勇力之士則皆居右也此戎右也而詩云田獵亦爲
之亦何也按巾車王路有五木路以田此不載田路之右以田戎
相類故相兼也巾車王路居前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且尊獨尊
於諸右何也夏官尚威武故尊而居前也雜說曰諸右自戎右而
外諸馭僕自戎僕而外皆隸於司馬者凡
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統以師律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下同○齊謂齊車也五路王路以祭及金路以賓皆是也齊以承祭而敬賓亦如承祭故旅名齊也○註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註春夏之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之覲贄享一受於廟是朝覲俱宗廟也又按覲禮及司儀會同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之是會同設神明也愚按註疏得之但其謂春夏受贄於朝則群攷諸經文皆非再詳見秋官大行人

道右上士二人道謂道車也五路象路以朝朝疏謂朝以行道故名道車也每日視朝行事無故戎右等皆有隸職道右獨不兼而其事次於齊戎故爵殺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大馭之大言表〇馭亦僕也諸右祭與賓為兼職戎與田亦如之面諸僕皆分職者僕雖於右也馭王路以祭職最尊故不與戎僕以下同名僕而獨名大馭且諸右以力相尚故戎右獨於諸右之上若諸僕則馭僕之而已故以禮相次而退戎僕於後獨進大馭於前也諸僕馭亦不言府史胥徒者總屬在校人也列校人之前者校人但宜理之耳非諸屬比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以即戎故名戎僕大馭之外仍首戎僕名亦尚威武之意也〇仲王氏曰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名亞戎也不得皆稱馭者亦尊祭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以齊右職推之則齊僕亦應兼掌賓祭而大馭已專馭玉路以祭矣故此獨馭金路以賓而名齊僕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象路以朝故名道僕也道僕及田僕則諸僕官獨多者亦君道右職不兼之意也道車朝夕燕出為繁而田車時田而外兼復巡行縣鄙故皆十有二人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木路以田故名田僕也○按校人職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夫各序其官職而馭夫以上之僕夫則序官序職無明文而註疏因疑其職闕而廳其爵之為上士令攷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為五僕與馭夫連列則五僕即僕夫其明且僕夫乃校人職所有之官職不得獨闕而五僕若為校人職所無之官職又何至獨增乎其祭不稱祭僕而稱大馭者以祭事為大故變其文其皆為僕夫又甚明也然則校人職每物二𢽾𢽾一僕夫止應每物僕夫各二人且職居馭夫中士之上則爵應為上士不應有中下大夫也而諸馭僕或數符而爵太尊或爵合而數太浮何耶同註疏疑僕夫為上士是固不免於廳且五僕二為上士一為下大夫二為中大夫自卑而尊爵正相次安在其必為上士也校人統繫於馬其權重故掌十二𢽾而為中大夫三有五僕倚御於上其體尊故僕夫掌一𢽾而或為中大夫或為下大夫况道田二僕以職頻而數浮祭戎二僕以地尊而爵貴義各有當也信漢註何如信聖經而率謂其官職闕而廳之也何哉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馭亦僕也以掌貳車從車使車之馬與五路之馬不同故變文名馭夫也官多至六十人者車眾非多員不給且校人職頁馬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則良馬三十六匹當一馭夫而

設計良馬五物凡二千一百六十四當六十馭夫故設官如其數也然良馬而外駑馬六廄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駑馬四百三十二匹當一馭夫而通計駑馬一物三良馬之數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當三馭夫今止稱六十人而不及三人者蓋駑馬不供五路之駕即諸路之貳從亦不及焉故畧而不言與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按音教〇掌凡王馬之政爲趣馬以下諸官之長故官聯而員役亦多也校之言校也校覈其馬之美惡肥瘠故名官 一云用木相交爲門限以制馬之出入故謂之校也此下七職乃大司馬制軍諸禁所用畜牧之實故次諸此

趣馬下士皂一人徒四人 趣湊上聲與音走〇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故名官詩云蹶維趣馬是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巫即巫祝之巫其下兼有醫與賈者馬有祟巫祭而祭之馬有病醫察而察之馬或死賈買而粥之也然其職言醫言賈而不言巫者馬有疾必其

無祟而使巫醫雖不言巫巫在其中矣且先牧馬社馬祖之祭牧已著牧人故不言巫也獸醫已在天官雖言醫亦不具言醫矣〇或曰鬼祠觀民義殊矣惑於不可知而不專力於所當然可乎曰聖人之法本末具舉其於鬼神亦正其淫溺而已若廟官巫馬僣詩既伯既禱之意耳非所廢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曾聖人乃矯而過之哉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牧馬而蕃息之者故名也名師者蓋圉師爲圉人師而牧師又爲之師歟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所求切〇名官未詳舊謂廋之言數也或謂隱也閑爲馬所隱也或又謂廋與廄相似譌文也今按首說殊不可解後二說爲近蓋校人職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凡十有二廄廄爲一閑以爲馬所依倚而其職掌十有二閑之數故名官而每閑二人也上三職廋人職無其名而亦次於此者論掌馬之數則校人職自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僕皆以數相乘而三職不在相乘之數故僕馭列於校人序職之中而三職獨無名若論牧馬之事則三職亦職牧養而僕馭則僕馭之而已故三職雖於校人所屬諸職之中而馭僕猶在前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散於野曰牧，息於室曰圉。圉即廄序也。一曰圉者，安閑之意，牧養之通稱也。四馬爲乘，二馬爲麗。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故名圉師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良，善；駑，惡也。居圉師之下，掌養諸馬，故名圉人。然圉人兼養駑馬，而其上圉師趣馬駁夫之職止據良馬而言者，蓋以駑馬賤之，與無徒役者自爲之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謂九畿之方也。掌以地制九畿，而辨其諸侯與其民貢賦之職，故名職方，而爲土方以下十一官之長。且本職中該大司馬制圻封國、建牧設儀、施職分貢三者之法，而其下懷方、合方、訓方、匡人、撣人諸職，又兼事大比小之法之意，政與其備於此，故最要而員亦多也。○撰說曰：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二虞、二衡、土訓、誦訓與相關，宜屬地官，而今乃屬夏官者，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所以屬不屬司徒也。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會其財物而已。愚按：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而謂之主諸侯者，征伐所以正諸侯之不正也。易云

豫利建侯行師建侯以正其始行師以正其終故職方以下次於夏官之末以善始爲善終之道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其地曰土掌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故名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掌來遠方之民致物貢者故名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合同四方之財物與其志行者故名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掌以四方之事說道其習以及其民者故名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謂地域之形勢掌正四

方邦國之形域以比其小大故名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游山林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者故名也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故立官掌之地官虞衡辭職皆往經此則遠頒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之於川澤猶山師之於山林故名也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遼原同○掌四方之原隰名物以贊封邑者故名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掌以法則正邦國者故名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探同○掌探上德意與其政事以諭說衆心者故名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都家司馬猶都家宗人以掌其士庶子衆庶甲兵之屬故名都家司馬也職方諸官之後次此者因邦國而及都家之義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名官見上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爲序職正文誤在此而此序官正文家司馬亦如之句又誤在序職蓋互錯也家司馬亦如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若干府史胥徒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瞭然矣況家司馬亦如之句若在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彼此矛盾豈字句之小訛而已哉且春夏秋諸官告首千官於都家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意也兵視禮刑爲較重而計乃謂家司馬使其臣而不設王官是又悖也故春官家宗人序官云如都宗人之數則其放乎都以爲官役之數例尤其明而秋官家士序官直云家士亦如之則其文亦若合符也輿籍丁散宜加體玩向豈未之究與餘詳序職

夏官司馬序職上

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夏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監平聲守去聲比音避○此省序大司馬卿一人之職也邦國通王侯而言疏謂九法以施於侯國為主也平正也畿謂畿疆封謂封土儀謂大行人之九儀禁謂士師之五禁職謂大宰之九職守謂要害之守地則謂儀戒之法則制九服五等之畿疆而封其四界則上地正也設五命四爵之儀節而辨其位敘則名分等也賢行者進功績者興以鼓作之建牧為長立監為理以綱維之也制其軍伍詰其禁犯以糾戒之貢各以產職各以能以任用之也簡民之強弱稽數之衆寡而衆可用均要害之守平經理之則而邦可安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而國皆和也此總言其建邦國之九法之大要也○康侯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大彼先有序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天建地設不可亂也禮

制既亡霸者以意之何皆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如蔡宥先衛忽以後至下於陳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皆以定民志所此春秋防微於名分也王氏曰進賢興功者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賢者進則莫不懋德功者興則莫不懋功而人由此振作詩所謂作人此也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當所以邦國安寧而無外患此掌固司險之職與註曰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之比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也

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憑同眚所景反壇音善行去聲○馮猶乘陵也犯侵犯也眚猶人之眚瘦謂殘其地而弱之也賊猶害也伐謂聲其罪而討之也內其下外其鄰也壇如王霸記置之空墠之墠謂黜於野而更之也荒不治散不聚也削謂紛裁地而小之也固險負持也大曰伐小曰侵謂好輕師以加之也賊亦害也無父故正而討之放逐也無君故殘而滅之陵猶侮也無法故杜而絕之亂淫也鳥獸行如聚麀然無倫故滅而殲之也此

中上制軍詰禁之意但上指五禁言其常此據九伐言其變也○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者莫非賢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法也嘗試之甚設之正月之吉使知警而已非興刑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斯

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音見天官○此總言政法之和布於始而因首言布政於萬民也政即政象之法九法之屬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此又承上文言布政於邦國也不言都鄙者國畿中包之矣畿職方大行人皆謂之服畿者言其正地界也服者言其服王事也籍謂書册政職謂政法之職也國畿方千里在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其外方五百里者九即五等諸侯之地

職方氏封公以下是也侯者候也取爲王斥候也甸田也取爲
治田稅也男之言任也爲任職事也采取也爲擇財用也衛爲扞衛
以衛內也蠻者縻也地近外蕃縻繫之而已以上六服爲九州其
外三服總謂之蕃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夷謂條
多華易鎮謂剛須鎮守蕃謂外爲藩籬也九州之內所謂職以周
索九州之外所謂編以戎來此申上文制疆封國之事以起施貢
分職之端也○註曰職猶限也籍者其職差之書也致職者所其
王政之職謂賦稅也疏曰註云九職之籍爲職差之書者謂侯貢
賦之職多少有常大司徒人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起
其禮差也以此所差之職施於邦國使民出賦稅於其侯而侯以
其差市取土毛而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鄭氏曰王制謂四海之
內九州州方千里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指禹貢綏服
之內九州之地縱橫各三千里而言也若禹貢甸侯綏要荒五服
方五千里則通言其總也鄭氏謂周官於禹貢五服之外斥大九
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共爲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蓋周官之
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也按司馬職方皆云其外方五百里
云方者合二面相去爲五百里非一面有五百里也通鎮蕃則面
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之數相當周官因蕃即禹
貢之甸服也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
綏服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至

其蕃服則爲荒服之外而四面比舊各廣二百五十里矣顧仲鄭
氏曰五服九服里數雖皆不同詳攷制度周之王畿爲禹貢之甸
服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大率二服當其一服惟鎮服外又有
五百里之蕃服增於禹貢而已今制而爲圖則周王畿有鄉遂稍
縣都卽禹甸服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納米之地周侯服卽禹百里
采二百里男之地周甸服卽禹三百里侯之地周男服卽禹三百
里揆文教之地周采服卽禹二百里奮武衛之地周衛服卽禹三
百里夷之地周蠻服卽禹二百里蔡之地周夷服卽禹三百里蠻
之地周鎮服卽禹二百里流之地周蕃服卽禹貢之外地也制度
無不相合里數未始不同先儒謂周斥大封疆特未攷此按薛
氏鄭氏與駁鄭註至周斥大禹服共爲萬里之說可謂謬矣但薛
氏又謂周官以采服內爲九州而鄭氏更謂鎮服內爲九州則均
失也按秋官大行人職侯甸男采衛蠻六服朝貢有定期此九州
之內也其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通謂之蕃國朝貢無定期世一
見以其所貴寶爲贄而已由此觀之則周王畿并六服地方四千
里爲九州其外三服千五百里爲九州之外地也薛氏泥於王制
九州方三千里之說而創去周官六服內之衛蠻二服鄭氏又膠
於禹貢綏成五服至五千里之制而混入六服外之夷鎮二服言
九州而非周之九州則釋大司馬之文而遂與大行人相矛盾其
繆甚矣然則論于海內方千里者九與王制九州方三千里之說

相符何也曰此非孟子考據王制之說而王制附會孟子之說也禹貢通要荒而總言五服之方五千里與孟子去要荒而但言綏服以內之方三千里皆非論周九州之界也自漢儒不究其本末依附以成王制而謬乃滋矣今欲孟子王制有程朱之論可爲偏嘗問孟子王制與周禮何以不同朱子答云此也難攷然畢竟周禮的是此論定於朱子者也王制多漢儒附會之文程子嘗論其掇拾煨燼之餘不足盡信此論定於程子者也孟子亦言諸侯去籍嘗聞其畧而已此又自言如此也學者由夏官大司馬與職方氏之文而參秋官大行人以定之則明周官九服九州之義而孟子王制亦可渙然而無疑矣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參三同○食仰食役

之食與大司徒其食者半司勳三之一食畧同蓋上中下之地皆有田有萊田皆食稅而萊無稅遂人職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是食者三之二也中地田百畝萊百畝是食者半也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是食者三之一也其民可用之數前見小司徒職與制畢遂人治遂之法而軍制縣小司徒治鄉之法蓋制本相合而互言之鄉遂之無殊制於此益見此及下四條言制賦以教戰凡以明

施貢分職及僞稱鄉民制軍詰禁各條之意也○鄭司農曰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三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也黄氏曰軍賦小司徒令之大司馬又令者小司徒掌民事並於軍賦大司馬掌兵必審軍賦之所出言凡自鄉遂達於都鄙邦國致鄙獨罰令邦國之賦非也六鄉亦以地之媺惡人之多寡授田鄭鄙獨謂如遂亦非也劉氏曰司徒均地與其人民可任用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家二人止謂作其羨於所餘之田皆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之制家一人爲正兵六鄉六遂已十有五萬人爲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謂鄉遂其軍律以爲用既習以田獵又試之追胥乃可以起六軍而行凡役也與人之精濟如此愚按上文言九畿冠以國畿下文言教戰備言鄉遂縣鄙都鄙則其爲通令軍賦而非專以令邦國亦明矣故黄氏劉氏之說足正賈氏之誤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

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仲同陳並去聲夏夜同貴一作獲將帥並去聲長上聲數音朔貉禡同〇振教也兼旅舉而言也記曰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疏曰春以入兵爲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爲名令嚴尚威也旅卽司常熊虎爲旗也致者約集其下而戒令之也平猶正也列陳者列爲陳也鼓鐸鐲鐃鼓人職以鐸通鼓以鐲節鼓以鐃止鼓是也路賁皆大也晉猶進也王侯所執以大爲名將所執以進爲義凡執人爲執之也提亦鼓名有曲柄提而鼙鼙亦提類公司馬謂伍長也雖卑猶覽之夫春田曰蒐猶獀也芟萊而獀之也項氏謂猶擇也春恐害物故擇而取之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不取麛卵是也有司謂肆師甸祝也貉者祭始爲兵者之名立表以祭故名表貉也誓民如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禁謂逆人守禁之地弊鼓遂圍其節也弊猶止也春田主焚萊以火止爲候虞人乃植旌令衆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〇龜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至周尤封夫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而王乃枹流披說臨教戰陳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必治之其後志說說故其兵出無違律也以威令素行則下仲王氏曰鼓人職貫鼓內鼓卑事也諸侯入朝佐王田獲不敢以他鼓煩王枹代枹之也將鼓以享人鬼也王用以祭祀爲先如對先王先公故枹路鼓也求

吳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示之以武取物以致祭尊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當時也用其田則鄰原圃澤其財之用皆常所也逆害民物而有妨患之則將習車馬之事見羽旄之美衆族壯觀而相告也可不謹乎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

（茇音跋舍去聲撰註讀爲算王氏讀如字帥去聲礿禴同○茇舍草舍也軍有於野草止而已草止宜戒夜故）

教之也羣吏謂鄉師遂師之屬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所謂治其政令也以大閱羣吏戒修推之尤可見撰者選具之也軍各有部分選具其在車甲士若步卒之數也書契謂軍實之凡要即小宰師田以簡稽者也號名謂以徽幟綴於膊上如旗物而小即下文名象之屬也帥之言統軍將之通稱以門名未詳註謂古者上卿爲軍將爲營治於國門若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或謂軍門之名也按二說或說近是縣鄙通謂公邑之屬家通謂采地之屬鄉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縣鄙有甸稍縣都數者故稱名

也百官謂司常之官府謂凡鄉大夫士之屬象之言表也號別也田於日中而發茇舍則以待夜事故以六者別之也其他皆如振旅謂銑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爲苗除害故名也如蒐之法則辨鼓鬪也凡田必主車徒獮夏獮東冬獮徒者各舉一以別春秋也礿夏祭名也餘見下文及司常○臨川王氏曰振事徒所以共之蒞事炎所以警之皆比軍事也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爲之旌旗夜戰則聲相聞故爲之號名教茇舍欲其名聲相聞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因其宜也王與之曰此教下衆之法也休兵偃師循火而寢銜枚而處將聲以鼓鐸則爲亂將招以旗物則見昧於是乎以號名爲伺也春秋發微曰禽獸多則五穀傷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祭下以除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道謂之暴此聖人之深戒也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大音泰晉如字或作晉非說見司常獮先上聲祊音方○治兵說見中春載旂也軍吏帥上文所謂帥猶言天吏之吏矣百官尊謂州里之百官也事師所象之衆號

即凡所名之名但彼議於小旗而宜以異此表於各旗物而示以形耳獮殺也以殺命名順秋氣也羅氏人所謂習也春獎兼明不用其逆之也餘時皆用其矣特舉於秋為獮也致者何祝所謂致禽於虞中也惟秋冬物衆盛故先致而後獻以祀祊者祭四方以報成為物也○鄭謂日旗以一軍旅之日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惟王侯所建不改其官吏則皆互變說可考矣按孤卿也師都也州吏也三者不同名其實皆孤卿而已凡朝為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有事則為軍吏故所互建迭藏者旗與旂也大夫士也州里也鄉遂也百官也四者不同名其實皆大夫士而已鄉則有州遂則有里其官皆大夫士為之故所互見迭藏者物與旟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與采邑之餘地皆謂之公邑王制謂之閒田自其地計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建而藏者旐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有三蒞朝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及公邑閒田之舉吏是也民於每歲治兵大閱習安其教⋯有軍事作其旗識其人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愚按二職所建所藏之互異諸儒多疑其說獨鄭氏此條所云互見迭藏為得之夫其云互建迭藏者何也是當以無事建旟物有事建旗旟旐者參之也蓋師都鄉遂郊野有定地孤卿與大夫士亦有定位也而孤卿大夫士散於百官府師都鄉遂郊野之中則無定名也其在府田或為軍吏之屬而

習兵戎又或不爲軍吏之屬而掌其法令又無定職也如司常藏稱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矣而此則稱師都載旜鄉遂載物者即師都中之孤卿鄉遂中之大夫士無田事而主法令者也故此不更言孤卿大夫士也又如司常職無軍吏百官而今稱軍吏載旗百官載旟者軍吏百官即師都若州里之有田事而習兵戎者也非司常無軍吏百官也司馬之郊野即司常之縣鄙皆稱載旐者凡公邑之吏即以鄉遂法治之也大閱禮較大然第簡修其法而已故建旜物之孤卿大夫士序於師都縣鄙諸建旟物之上若治兵則象出兵也故特舉建旗之軍吏於建旟物與建旟旐之前也二職所建之互文起義如此而或疑其兵事之變甚或疑其文誤也何哉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郤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二陳車之陳並平聲餘並去聲摝音鹿闋音缺於去聲駴駭同譟噪同○闋節閲也冬農隙故大閱

兵而習戰備也羣吏見仲夏除萊謂之萊猶祭義刈草謂之萊後表謂所立四表之北表也前三表凡二百步通後表凡二百五十步不言其左右當容各民徒也後表之中者謂聽旗當其中央也致者大司馬以旗致民而此致之也弊作謂責也旗既作而後至則爲僇令也皆坐爲司徒將誓也凡月令御說文謂行示也左右即表之左右小子職斬牲以左右徇是也中軍謂將也將執晉鼓其令鼓之則以小鼙也各三鼓謂軍將皆鼓師帥旅帥鼙皆各三鼓也司馬者兩司馬也作猶建也旗者九旗之總稱謂各建其所當建也鳴鐲謂伍長也及表謂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挽者挽鐲口而振之也旗仆徒坐以息氣也進者行漸進也驟若趨者車徒漸疾也此又自第二表驟趨至第三表也乃鼓者鼓急不服節以鐲也驟若走者車徒益疾也此自第三表至第四表也不言坐作之屬省文也鼓戒者聲鼓以戒衆象攻敵也鬪止也發者向前也每鼓一闋則車一發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服敵也軍將等擊鼓以令退與進之鼓同卒長鳴鐃以止鼓與進之鐲與鼓者同身而退象旋師也此自第四表進退至第一表其坐作進如前說言之也冬田曰狩言守而取之無所遺也軍門謂之和者交兩旂於左右如相和然取師克在和之義也敘秩也有司亦謂鄉師遂師之屬各平正也使敘於門以出然後左右陳列而於門以正陳也旗謂各所載之旗也主者居前爲主也以旗分部其也前後相去各有步

而又邀而察之使險地則卒居前爲營偏而平原則車居前爲營衛也驅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者逆徼禽獸使之不逸舉司馬即兩司馬銜枚以止宣也輸官爲公自取爲私取左耳以計數於公也所弊者所當止之處鼓疾曰駭衆讙曰譟象驚衆之意也致而饁獸已見祠祀冬物較盛故又饁薦羣兆也烝冬祭名則將皆祭先獮冬夏舉之者陰陽所始萬物之本也○疏曰羣吏戒修絹若鄉遂兩時之出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下若州長作民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賞罰黨正作民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作民令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省是也王氏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從司馬非不教而誅者也軍法後期者捶此方致民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知此言誅未逮以死處之也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蒐苗獮狩而殺禽獸魚鼈皆有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作會荒也故又因社礿祠然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也非好田爲祭也聖人之動其情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制兵仁政之大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明節制一號令以服習之而一本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而與徒好戰者異也若弛兵召侮以爲好仁此與於不仁之甚也是烏知孟子之意哉黄氏曰以兵寄農以激

兵寄蒐狩其赴用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之屬無不相識雖有不測之變趨之戰其與平時一而已豈謂危事乎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

大卜大常之大音泰比去聲眡視同先去聲厭音壓相去聲○師謂奉命出征大師謂王親征也合聚也救無辜仁之至伐有罪義之盡卜者卜兵之吉凶也主謂齋車所載廟社之主軍器謂鐘鼓之屬皆當釁以神之故涖之也致謂若鄉師之屬致師也凡師致以大旗王之大師致以大常若王親戰陳則司常所云建大白以即戎是也比拔也事戰功也先之言導也執律以聽軍聲執鉞以示將威凡以導愷歌之樂而獻於社以志喜也厭喪冠也服喪冠以奉主而歸於廟與社以示厭也民子已命曰士未命曰庶子弔死勞傷一云勞有功也○鄭鍔曰士庶子謂宿衛王宮者也王親征則從故宮伯國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而大司馬相其弔勞之禮王氏詳說曰成周

之賜其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𩛥食之外饔掌其割烹之事酒正其財其糈是也有不幸之事則弔勞之此是也愚按大僕掌公卿之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御僕掌庶民之弔勞皆直言掌其弔勞不言相王獨士庶子則司馬相王弔勞者蓋士庶子最近習於王故王必親弔勞而餘則或王親之或王有故使諸職攝之與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與太僕屬者燭○慮猶謀也謂司徒司空謀事而與之也植猶將也傳準元爲植之植謂正版築之部曲者屬會告也即傳士爲卒營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者要者計功程之書也屬植則知衆之多寡受要則知功之上下帥者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群子從王而此帥令之也合者大射以諸侯爲六耦凡 大祭祀饗食羞十二人射人掌以六耦射三侯而此配合之也

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食音嗣○牲魚謂魚之大臠授尸賓以祭少牢禮各一魚加臠祭於其上是也平正也正其職與其服也詔告也王喪遣奠有馬牲奉送之至墓詔藏之猶司徒奉牛牲司寇奉犬牲之意也

小司馬之職掌此序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之職也鄭氏曰此下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也黃氏曰鄭知札爛文闕者見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掌下其文多也及凡小祭祀等皆是於下總結以此知札爛文闕也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此職末倒言之也會同以下皆蒙小宰而言饗謂小饗食如饗耆孤士庶子及公食大夫之類射謂燕射之類小師田謂命將行師及凡田之類小喪紀謂夫人以下及王子之類其法以大司馬職大喪以下對排之可也

軍司馬此序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法之官也

輿司馬此序輿司馬上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之官也○浚儀王氏曰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何謂千乘也包氏謂方里爲井方三里有奇爲十井出車一乘方百里萬井出車千乘其說蓋依王制孟子也馬氏謂方十里百井出車一乘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十萬井乃出車千乘其說蓋依周禮司馬法也由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由馬氏說六百家出車一乘而洙了疑馬氏爲可據者攷漢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十六井爲丘出戎馬一匹四丘六十四井爲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是謂乘馬法

成十里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戎馬四十匹兵車百乘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其說畧與馬氏同此朱子所謂可據也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於魯頌閟宮詩傳又云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也而孫子作戰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註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也司馬法馳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人二人又輜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是合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也曹公杜牧註如此蔡季通每論此事以攷周禮軍制皆合朱子蓋謂此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天子六鄉具六軍六遂貳之凡十五萬人通都邑之師凡百萬人爲萬乘魯三鄉具三軍三遂貳之凡七萬五千人通都邑之師凡十萬人爲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軍法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計戰車輜車各百二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計戰車輜車各三百七十五乘戰車三百七十五乘之士卒凡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其重車三百七十五乘之徒卒又九千二百七十五人魯頌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戰車士卒之成數而其言公車千乘者舉通國戰車之全數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則其革車之全數也左傳乙卯楚師軍於鄭丙辰楚

重至於邾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車在後故無抄掠之患漢志丘出馬一匹甸出馬四匹以駕戰車也其丘出牛三頭甸出牛十二頭以駕輜車也會論于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左氏謂之賦與蓋經傳之可見者類如此古有車無騎騎戰始於七國於是車制廢府易府用之而啟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矣愚按舊或訓輿爲衆今推考衆說當訓爲車而此所論驍車革車徒士之數則先儒所謂分數明者也故備載之使學者因以致焉

行司馬 此序行司馬中下士四十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中之官也○明齋王氏曰按軍司馬者主軍法繼後世都虞侯也凡軍中職制之衆廢八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廢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聯司馬得以言上將之咎段秀實爲白孝德都虞侯得以專爲軍之獲此所以依大小司馬也與司馬主軍事此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衝突掌其出入使無離次也行司馬主軍陳凡軍左右前後各司其局牧誓不愆於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掌其行伍及坐作進退之法使有所統攝也與司馬爲上士行司馬則中下士者與皆士大夫所乘且以爲營衛故也○雜說曰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軍旅之制因加諱晦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復其財於九式離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度易其軍伍之名出

入教化使民不知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兵爭之患故凡爲是說者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王與之曰三代圖容於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君禮得後於大司馬號司馬法書國有師田之事縣師給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與小司馬之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與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蓋如此而軒張氏曰先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此其不欲觀兵固非弛兵撤禁召致後侮以爲好仁者也而亦何事於秘而諱之哉且如所說則冬官一篇謂闕又將何以爲之詞也悉按張子之論甚正蓋本註意而爲言也鄭註及王與之所云蓋亦若周子所謂聖人之蘊者然放六官之職其於邦國都鄙皆布法於萬民必懸象而政官又以四時巡發之蓋王道若此其大也六官不懸象者惟禮故歲終亦無攷有事乃請禮書耳政官不如是也然則諸說似亦有見而世之遊人策士或假爲陰謀秘計之說者豈先王之遺哉

軍將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伍長 闕以上六職並義同上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此序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賞地卽載師遠郊之賞地等稍差也功在王爲最故尊稱曰勳功在國次之故正稱曰功功在民者有常故曰庸功在事者必勤故曰勞力如盡力濟溉之力圖治不懈伐曰力多如上多前虜之多積戰有功故曰多此謂言其因功以定賞也○疏曰六者皆對文爲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勳則戰亦云勳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勳亦爲勞也此策通也鄭氏曰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爲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大民功曰庸爲其功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戰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勞於民事而勤民於戰非王道所有故後之也愚按六者言稍稍至若周公保周若伊尹之屬蓋略舉以明例耳非伊尹不輔王周公不保周之謂也

或以功征侯邦與功於王室爲對亦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此由言功之意也功書於大常之旗與日月爭光也死與於大烝之祭與先王先公同享也詔者以二者詔王行之也貳副也其正藏於天府也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參三同正征同○此申言賞之事也政令謂頒賜及賦役之屬食參之一謂猶有國征也說見大司徒若又加賞之則國征亦免皆歸其臣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駑音奴賈同價下同○此序馬質中士二人之職也質之言平也量度也質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也駑下也校人職馬辨六物此不言種馬齊馬道馬者夏官以戎用爲重主齊其力即駑馬亦以力任其故於校人登恭之外特而以備饒缺也若齊馬道馬各齊其色而種馬則又色力兼者特於其中選備器用而非以任重致遠也故不及之與綱惡馬綱維也惡馬[illegible]駕難之使馴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

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更不畢○有司校人之屬受之

以給公用也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價直者為後驗也更猶代也旬
十日也入馬耳驗其死也物即三物之物也十日之內死者任用
之日淺必養待之過惡故令受用者代償而必欲齒與毛與價三
者如故也廿日之外死者養待之或疏亦任用之已久故驗其實
死者償以我田為之物而已其齒毛與價不苛之也至又驗十日
之外而死則任用之日傳非養待之有闕故第使巫馬粥入其術
而不責償也任載也以載之齒市及行之近遠齊其勞逸此則任
用之法也或又謂古者十年為何馬年過二十歲故不更也然馬
有人壽其訟推過不若原蠶給公用為害

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訟謂買賣用負之屬原如世子
蓋太有原之原謂再蠶也蠶與馬同氣故禁之○王昭禹曰物有
興類而同氣相為消長盈虛其勢不兩盛也以天文考之午為馬
辰為龍馬為龍之類蠶為龍之精歲再蠶則蠶盛馬
寢故原蠶有禁也自非深通材命之理者不能及此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

此序量人下士二人之職也營
九州見職方此通言天下也

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朝音潮下同○
營國之內與外

郭謂后之中宮量市之在後朝之在前凡道與巷之縱橫大小門與渠之高下廣深此言營國也都邑則亦如之此言經野也營

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涂途同○壘軍壁也舍亦營也所營處也王師所在後亦爲市前亦爲朝每師二千五百人鄉二千五百家之州族百人鄉百夫之涂而齊車亦必載社主而立之故皆量其所處也此言治軍也

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里里之也猶上其地而上也此言其大小涂言其多寡此亦通言天下也後大射儀量人量侯道本職不及者王侯禮有與與以射人職與大射與文推之可見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從去聲竁或去聲○凡祭獻牲牢爲正脯燔爲從[illegible]脯十脡各長尺二寸之類與謂遣奠也喪祭虞祔也奠亦有俎實即所包遣奠也凡

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燔如先說見饔人職燔膰同○宰祭猶言制祭鬱人職稱大祭祀而此攝宰祭祭稱言大祭祀之宰祭亦攻也稱凡者大祭亦非一矣○鄭鍔曰祭有制祭之禮郊特牲君親制祭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陸佃謂諸侯曰制祭王曰宰祭異文一義也當宰制之時尸既卿嚌祝舉斝角詔妥尸既則鬱人量人受其餘瀝而皆

飮之稱遲者無餘之意也先儒乃以宰爲冢宰失之遠矣介而王之以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禮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故皆受而飮之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肆音義見大司徒○此序小子下士二人之職也羞進也肆之言陳謂所陳體爲豚解體解之屬殺肉者言左殺右載也一云肆謂朝踐豚解而腥之殽謂饋獻體解而爛之肉亦謂切羊肉實於豆也此言祭也

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珥音二註從雜記作衈祈音奇一音機註從士師職作刉○珥祈註謂釁社稷五祀之名此言釁也一云珥謂祭以弭灾祈謂祭以求福珥祈與侯禳畧同但珥祈專言社稷五祀侯禳則通言凡祭也○竑曰按外傳禘郊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禮運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爛之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先鄭註羊肆爲體薦全烝故後鄭讀肆從鬄訓爲豚解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是也蓋豚解解左右肩左右髀左右胉并中脊爲七體體解又每體三分爲二十一體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正祭即體解爲二十一體盡非若豚解爲七體而已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爛有熟故朝踐豚解而腥之饋獻體解而爛之酳尸乃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珥祈讀爲衈刉者以象法無

取於王珥及新禧之義故字作衈衈爲正也知釁衈是釁廟之
屬者約雜記廟成則釁以羊封於屋上北門與夾室釁以雞皆衈
於屋下之文也○按凡祭宗廟雖無全烝於太廟固有之則肆
之言陳實全烝及豚解之總名而後鄭必破肆爲剔則而矣又其
總珥祈爲衈刏固云釁禮然謂毛牲曰刏羽牲曰衈則小子羊人
犬人所掌乃羊犬之牲率可以羽牲曰衈通之哉夫刏乃氣絕之
意衈則割血之文二字疑互文皆通且肆師職以歲時序其珥祈
是珥祈有定序也若徒謂釁於廟成之始於序字難解豈始事之
後廟亦歲時釁之而衈例必有其節與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沈即埋沈之沈謂祭沈以祭川辜即疈辜之事

羽羊牲以祭門侯禳見小祝飾牲如封人戰佈其牛牲之角蠶深之也此亦言祭也 釁邦器及軍器邦器謂禮樂器軍器謂武器此言釁也 凡師甸斬牲以左右徇陳陳朱蔡○徇陳見司馬必斬牲者言不用命者有如此牲也此亦釁之類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贊羞謂本薦而贊之受徹謂廢徹而受之也此又言祭也已上皆言羊牲以各官掌牲職推之可見

羊人掌羊牲此序羊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 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

首。羔，小羊也，如豳風獻羔祭韭之類。飾，即上囊之飾也。登，升也。鄭特牲用牲於庭，升首於室，首爲陽，足爲陰，凡牲俱升首，以首陽也。此言祭也。○疏曰：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凡祭祀飾羔，則非正祭，故鄭引詩豳風獻羔爲證也。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法羊，賓客牢禮之法，如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之類。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先鄭讀爲漬，謂取血塗器而漬之也；後鄭讀爲無積之積，謂積柴實牲而燎之也。按二說，疑先鄭讀爲漬者近之。若後鄭之義，則凡割牲之諸職何皆不別言積，而獨羊人言之乎？或曰：上文賓客共其法羊，謂饔食之羊；此謂積膳之羊，牛人職共其牢禮積膳之牛是也。其說較二鄭爲允。此以上法羊供之賓客，餘皆供之小子也。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布，錢也。此又使其屬賈者買以供也。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此序司爟下士一人之職也。行，猶用也。變，猶改也。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以順時氣而救之也。此言改餘之用也。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內、納同。○季春建辰之月，火星始見，故宜以出

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則以納火從者謂從國爲出納也令之則從矣此言工作之用也○註同出火川以陶冶民隨國而爲之左傳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後有災是也疏日言行火政又言施火令則不惟掌火禁也若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彼二官掌火禁不掌火令也鄭知出納火是陶冶之火者以上文變火是飲食之火知之也集說王氏曰火之爲物燔燎以爲明烹飪以爲養遊而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不均順而發之則休嚴相治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發國火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滯於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納有節自非深知夫陰陽之精者孰能與於斯明齋王氏曰萬物之所以生二氣而已陽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以暢茂條達否則萎陰極爲冰之寒而物資以縮聚堅凝否則散火有出伏失出則過盛失伏則傷陰此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啓不藏無以抑伏火不啓無以發伏陰此冬春所以藏冰開冰也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故調元者以宣助陰陽爲貴司爟凌人之屬皆此道也愚按時則施火令承上文季春季秋而言也註乃引仲春焚萊以實之則時字無着且如是則仲春已令出火是矜擇也時兼春秋令兼出納止以一時一事言之抑又漏矣

凡祭祀則祭爟祭以報始燧者也此惟火之本也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

有刑罰焉二者皆懲其不謹也疏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火弊獻禽春田主用火若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飭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稍去聲食音嗣○此序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之職也城郭之屬以固其守故修之此言固之勢也士庶子之屬以守其固故須之此言守之人也飭器弓矢干櫓之類材器輂築溝洫之類設以禦變分以備用均以給養任以供役用以集事凡言守之具與其事也○王氏曰士謂公卿大夫之適子已命者庶子謂其衆子未命者衆庶謂其地之人民也頒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而守政成矣公卿大夫治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體而無他虞也平仲王氏曰士庶子宿衛王宮不宜復守城郭器固有大故則特頒而守之司士職致士而頒其守諸子職師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

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守者之守去聲○法仰通守政之法移亦通也甲兵甲役力役國有司掌甲兵力役財用之宜也言二者有相移而通之者或無可通則已唯是可得以

道，則與有司帥而遍之，以助不足。此因分守之事，以明合守之意也。○明齊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而通其守，或瞀務相依，或有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山川不給，則以有餘而贊其不足也。贊

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鼜音戚。鼜，半聲。○鼜，守鼓名，見鼓人職。號，號戒而戒之也。此又言守之事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竟，境同。○境，界也。職即守固之職。因者，因險為固也。此又歷言固與守之爲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此序司險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國曰固，野曰險。上職城郭之固，本職山谿之險，下職封疆之界，故各以名也。阻猶險也，塞也。達，通也。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此摠言險之大也。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守，去聲。○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植也。植林木為藩蔽也。此約言設

之實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藩落塞蔽也以藩落塞蔽其阻路使如先不得容之其屬謂徒及其地之民也此因常以及變也○則齊王氏曰畝畝中有無形之蹊遂溝洫澮川非止備旱潦而已徑畛涂道路非止便往來而已涂而樹之林非固之而已有淵洫之厄有岡折之艱有藪澤之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驟故盡東其畝惟子戎車是利齊人以此責晉也記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周禮掌固司險之屬所以並屬夏官也王氏曰先王之世道德明仁義修然後險阿可守若徒恃形勢雖有方城漢水何足恃哉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有以也夫按二說微不同然其理則並行不悖下職南軒張子之說盡矣

掌疆

此掌疆中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易氏曰千里王畿之境謂之疆載師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邦國都鄙亦各有疆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闕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詳於周官設險守固並著於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意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則推本而言之耳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此序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之職也其方謂國之四方道治禁令猶野廬氏比修除道路掌凡道禁之意也上候人謂官下候人謂役即徒百二十人爲之詩所謂何戈與祋是也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朝音潮竟境同○方治謂遠方有事求治如虞芮質成之類帥道也上言平治何禁之事此言迎送之禮也○註曰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固謂候不在境譏不居其方也春秋傳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送也疏曰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道於陳以聘楚時候不在境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註言譏者此之謂也愚按候人一職耳而註疏引傳以証其咎亡者蓋一職雖微皆政事之興廢精神之完虧心術之敬怠爲之故見道者謹諸此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此序環人下士六人之職也致者致我必戰之志察者察其爲慝之隱二者其綱也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搏音博諜音牒○環者迴環警備之義搏執也諜間也四方有故必環而防之邦國無事亦巡而察之謂諜或覺則執而治之此皆察之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國邑。降音杭○訟者爭師

之直揚者壯兵之威降者收衆之志此則致之意也○許曰致師者致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士犯敵以致之春秋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是也訟敵國者敵國有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晉師爭王命是也○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備諸侯皆守境之事以候人觀環人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畚音本○此序挈壺氏下士六人之職也挈猶表也舍止也盛飲必以壺故以表井息駕乃有轡故以表舍盛糧須用畚故以表糧凡以軍讙令或不聞故表之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㯓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縣懸同㯓柝同○上壺謂候器此壺謂盛漏水之器所以定時也序亦代之意凡軍旅事必聚㯓警夜設懸壺以秩序之喪未殯必守哭達旦故懸壺以更代之也水以沃漏火以燭刻恐日夜永短之刻難分夜守之以水火而及冬恐水凍而漏不下故又以火爨鼎水使沸也○疏曰漢法以器盛四十八

箭倍二十四氣之數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水漏下入壺中水淹一刻則爲一刻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爲下通漏壺故設官置之軍事嚴表事遽特舉以見例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 摯贄同○此序射人下士八人之職也位鄭氏訓將射於入見君之位也鄭氏謂三公以下將射而見則不必贄凡贄始相見也今按二說不同蓋本職以將射見君而因言始相見之禮與面鄉對也君南面答賜三公臣中最尊故北面以答君孤尊次之故尊以賓位而東面卿大夫又次之故居於主位而西面三公之贄執璧有君道也餘見大宗伯職位若贄皆不及士者司士職之也以大射之禮射人戒大夫以上射而司士戒士射推之可見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朝音潮相去聲職內並同○侯在朝北面猶三公也稱皆者尤等則一示與明堂位異也法儀法也國事通謂凡事也戒令以未事言詔相以當事言治達謂侯因事而有所治則以達於王而出以王命下之也

〇黃氏曰經文始言公卿大夫之見君未有射事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或有所請治使射人詔相而遣之會同覲以下皆射人作其介從職不專射也非見以射名官多以援之於射陵矣又謂國事爲祭事而其戒令爲齊與期亦不止此凡事皆有戒令也士之戒令司士掌之國子之戒令諸子掌之則諸侯及公卿大夫之戒令射人掌之與愚按言射祭則不兼凡事言凡事則亦包射祭如儀禮將祭而大射射人宰戒諸公卿大夫射亦是國事所當戒令也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射音石正音征令按如字豻音岸〇以法治儀謂儀以法爲程也六耦之屬如大司馬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兩人爲耦六耦凡十二人四耦八人三耦六人三侯之屬如司裘王大射供虎熊豹之三侯諸侯共熊豹之二侯大夫共麋之一侯是也豻胡犬名士自無大射其凡射之侯皆從畧而其與於大射其豻侯亦不次於王三侯諸侯二侯大夫[illegible]侯之數故特別稱之也獲

謂獲之人容謂徹人之器義見服不氏騶虞之屬皆詩名歌以
爲節騶虞節凡有九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五正貍首七
節三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三正采蘋采繁五節二節以聽
而三節以射是爲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爲正而餘拔以射也此以
上歷言王侯卿大夫士凡射之法而射人縱主之也○王氏曰先
王因度數而制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
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獲與容視侯其樂節或九或七
或五其正或五或三或二此射之法也以是治之內志必正外體
必直持弓矢必審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
行同能合則別之以射而勝者飲不勝者此射所以有耦也陳君
與曰上大射張三侯者養人主不爭之總也以爲采之等下與諸
侯燕賓射射有中所則有勝負是使有爭也侯特設三侯一侯爲
侯侯賓弓良又行部相之者則易爲中也諸侯二侯亦此意也

疏曰儀禮大射鄉射容謂之乏乏之者謂矢至此力乏據矢而言容
者謂唱獲者於此容身蔽人而言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
三節先以聽餘者先聽多畢者則少也總拔本節通言射人掌王
以下至士凡射之法而下節乃言射人專職王之大射之體其義
其明也而言註亂之者有二其一亂全經凡射之體此亂全經以
及諸經者也其一亂本職各射之義此亂本職因亂全經以及諸
經者也亂全經凡射之體者凡射皆先燕後射而其中爲際而與

諸侯卿大夫士射者則不以燕名而特名為大射其止與諸侯及卿大夫士燕而射者則統名為燕射故射禮止有大射燕射之二禮并鄉射而為三其經中有云賓射者乃大射燕射之禮其間各有王射賓射之節故以其禮樂之節別言之耳而舊註妄以王與侯射為賓射王與卿大夫士射為燕射而與大射並列為三禮則不特全經之義失而諸經之義皆失恐汜於賦職歷攷全經以詳其義矣此亂全經凡射之禮一也亂本職各射之義者既以賓射誤與大射燕射為三禮因誤謂本節為先言賓射之禮而下節為次言大射之禮也於是以本節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夫射一侯者率冐為賓射之采侯而因以五正三正二正為王射之三侯三正二正為諸侯射之二侯二正為孤卿大夫射之一侯謂五正者五采之侯三正者三采之侯二正者二采之侯也如其說則王侯卿大夫各用采侯士乃獨用豻之皮侯凡王侯卿大夫各采侯卬指五正三正二正而士則豻侯之外又別有二正之采侯是何義也更有未安者果上下節分二射則本節止言王與諸侯為賓射何以備言孤卿大夫士各射之法儀而下節王與諸侯卿大夫士祭而大射又豈獨不備本節一切之法儀斯況於首節則以士無位而斷其為與諸侯之賓射於本節則士與射而又斷其為與諸侯之賓射一職中何嘗肯涉此攷則禮射人而外如司裘樂師鎛師眡瞭大僕小臣司弓矢之屬皆散言射而不詳其禮

言射禮者惟儀禮可攷今攷諸侯之大射禮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而司士戒士射戒士自屬司士之職故射人位不及士初非士不與射之謂也以諸侯之大射推之則王之大射特加以戒諸侯耳其射人掌戒大夫以上而司士掌戒士一也而乃以射人位不及士而疑士之不與射又以此而臆斷其爲賓射是又亂射人與司士之職而舍經及諸經之言射禮者俱亂也凡節五正之屬向義相觸甚明不應以各節屬於樂奏而各正屬於射侯且上文已言王侯卿大夫士各侯之數若五正三正二正之屬果爲侯當與上文相屬不應錯見於此侯乃通名而正鵠乃侯中之的又不得以各正爲三侯二侯一侯之屬況五采三采二采之正名爲五正三正二正又並非文理乎夫正爲正樂而餘兼以射是即疏若王家先聽後射之義特疏家未審而失之耳學禮者幸究之

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令並平聲下同大音泰數上聲中去聲正政同○此乃專言王大射而射人之所職也貍獸名也詘謂貍善搏擬步而行其發必獲放法以張侯也去猶避也服不氏就旌負侯將射則令去之也諸侯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遂命與巾車張侯又司馬師令負侯司馬正令去之皆不言射

人薦王侯與禮矣告者告於王也立正之後而以矢行之高下左右告之也取猶收也射與令射鳥氏取之也爲位者服不氏祭侯而爲之位也中者受算器也大史飾中舍算而與數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也佐治射正節大射禮司射爲政請射以佐司馬也射音石○射牲謂郊廟之禮王親射殺其牲也法儀謂祭之法儀○疏曰宗廟之牲惟秋冬射之祭天則四時常射是以司弓矢供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羊擊豕而已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句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

倅音萃大史之大音泰○作猶使也凡有爵謂公卿大夫受封爵於畿內者但言卿大夫則未受爵者也舊以凡有爵爲命士者非以儀禮射人掌大夫以上而司士掌士推之可見倅車謂戎車之副從從王也王使有爵者有事於諸侯則大夫介之其王在軍之副車則有爵者乘之王見賓客則卿大夫從大史協禮事而大夫介之故或作之或令介之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比必二反○僕人註謂大僕也遷尸遷於室也事謂喪事也比校也苛訶也親貴者居廬爲比謂其服位之次

而因詔責其下敬也○詔曰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王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若堂朝之象也樹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此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此序服不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猛獸如熊羆虎豹之屬教擾者猛獸不易服擾之斯馴而服也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猛獸謂中臘羞之獸如獸人冬獻狼是也抗舉也賓客陳皮幣則舉之若聘禮有司象以東是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射人也乏之制如屏風可以蔽矢執旌居乏射中則舉旌以唱獲也○鄭氏鍔曰先王制官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育官不可兼職然數職皆以供鬼神之祭祀君后之膳羞賓客之會獻是設官以備物備物以成禮也

射鳥氏掌射鳥射音石○此序射鳥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射鳥亦謂中膳羞之鳥如鳧雁鶉鷃之屬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敺烏鳶尚腥也註云烏鳶善鈔盜且污人也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并夾箭名見司弓矢職矢著侯高手不能及故取以此也

羅氏掌羅烏鳥此序羅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羅捕鳥網也烏雅烏也鳥汎言鳥也蜡則作羅襦蜡音乍襦二鄭並作繻薛氏鄭駁作如字〇蜡者十二月索祭之名羅名所以取小禽也作之言用索祭則作而用之明非其時不用也〇鄭司農曰襦讀為繻細密之羅也註曰蜡建亥之月此時射既祭獸可以羅禽王制豺祭獸然後田是也薛氏曰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褶婦飾也鄭特牲索蜡之時諸侯之貢使草笠而至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豈真致鹿與女哉鹿不可致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作襦以示之也鄭駁曰用取鹿之具以戒好田用婦之褶襦以戒好女本二物使羅氏作之先儒乃以羅襦為一物耳愚按襦為近身短衣袴褶皆下體褻衣也為好女之戒同近邪然味經文及二鄭註本作繻為正但漢初記郊特牲從如字作縦故薛鄭本之夫好女而致女其與羅烏鳥之職何與而漢記乃附之何哉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鳩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是也二者變舊為新用以養老助生氣羽物凡鷙物雀之類則用以大祈賜也〇陳氏曰天子之養老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國子與民俊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羅氏獻鳩以養者為國老司徒以保息養老者為庶老司門以財養者為

致政者之老若外饔酒正

[illegible]人則總三者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此序掌畜下士二人之職也養猶畜也鳥蓋雞人而外凡可畜者之通稱雞雉鳥可畜亦畜之矣阜蕃遂其生教擾順其性

祭祀共卵鳥卵鳥謂卵可食之鳥

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鳥之可常膳者貢之言進重嗣也

周禮卷之八

姜兆錫輯義

夏官司馬序職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此序司士下大夫二人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羣臣卽下文公孤卿大夫士也版籍也總謂之士者士始附於版推其本而言也登下其損益之數者爵有黜陟人有存殁也年歲謂齒之壯老及仕之久近貴賤謂位之崇卑此首言治羣臣之政令指王朝而言也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邦國謂五等之建國都家謂三等之食邑縣鄙通謂凡公邑之屬也卿以上不及公孤者侯國無之也士以下又及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命之乃爲士也治謂治狀也詔告也司士詔於始而終冢宰詔於終以行廢置也此次言治羣臣之政令通天下而言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德謂賢也若六德六行是也祿秩祿也以德受爵乃以功祿之也能謂才也若六藝是也食稍食也以能受事乃以久食之也奠之言定則始終將未定

矣非祿比故亦不言詔與四者術有常式唯賜爲特恩則無常也此詳言治羣臣之政令兼王朝及天下而言也○疏曰註云賢者既𧨏乃祿之者以經先云詔爵而後詔祿也云能者既事乃食之者以經先云詔事而後定食也此二者乃見之文賢者有先試以事乃詔以爵能者若既試有功亦授以爵所以賢先言爵能先言事者欲見尊敬賢者卑退能者之意也愚按四句必如疏說乃備然賢者先授以爵此乃不易之理疏則恭其變也昔謝混自蜀之京師將試教官以告程子不答混請之程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求爲人師而試之恐爲此媼笑也混遂不行由是觀之則賢者先授以爵可見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朝音潮下同鄉去聲大僕大右之大音泰從上旁還旋同○朝儀謂路門外治朝之儀也北面以東爲上者尊右也東面西面之北上與南面之西上東

上者近王爲尊也王族故士謂王族之屬爲上而留宿衛者虎士閽虎賁之士之先後王者大右即司右大僕從者即小臣祭僕御僕之類不言士位者按燕禮射禮當在西方東面省文也揖謂揖王也族衆也孤卿則上每人一揖中下大夫稍卑故各以其等衆一揖上中下士又卑故旁三揖也還之言回也大夫以上皆王揖而就位士不待揖而就位故向旁揖之其餘在路門之左右故又還揖之也前者自路門之左前正朝位也內朝謂燕朝王視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府矣、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士謂上中下士稱國中者對邦國以外而言也此以下皆言士不言公卿大夫所謂司士也詳見射人并職下治猶射人治達諸子治教之治戒令稱凡者統衆之詞下文賓祭各條皆指而言之非如儀禮大射司士掌戒士射之類皆統其中也掌擯士者膳其摯摯贄同○擯猶贊也其摯雉也士初命以贄見王司士爲之擯見而歸贄於膳人也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相去聲○戒令士而詔相之猶射人戒令諸侯公卿大夫而詔相之也同姓有族燕之禮故賜爵以昭穆爲序詳見祭統割牲割謂割牲體也羞進也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

爲介使去聲○適四方使謂爲通聘四方之使又言爲介者其上有正使士爲其副使而已詳見虎賁氏及行夫二職凡所作士猶射人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卿大夫從被大史及大夫介之數也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披音秘守並去聲○作士掌事以下亦猶射人作卿大夫掌事也披在柩車兩旁各二持之君四馬六轡然故名爲披守謂所守之事也頒其守即掌國職頒其士之守而司士致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士謂侯國所貢士也任猶職也三歲則稽考其職以賞罰其君也○明齊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凡邦君之子卿大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在其中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考其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是也但記專言習射而已此皆士任則以其任職觀之爲得其賢否之實也愚按王說詳矣尚書大傳云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初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號曰命諸侯亦此謂也而疏說乃誤以本職凡所言士爲鄉大夫士之總名此乃稽邦國之卿大夫士而進退之也則誤矣攷司士職有一義前三節通舉臣而言此總職也其下則指士而言此專職也

所以然者司士職與射人相表裏射人職掌公卿大夫之位御不及士其所掌擯贊及祀朝之屬亦皆止於大夫以上而已射人掌不及士故士之擯贊及祀朝之屬司士則掌之也其兼言邦國卿大夫士之詔治者以公卿大夫必自士始故司士於射人職所不備者一倂理之耳又安得於其專言士者并謂爲卿大夫士而盡失射人與司士分職之義哉學者詳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子之倅燕義作諸子之卒義同後倣此○此序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之職也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倅之言副也其適長爲正體而其下此適子支子之屬非正體比故名倅也皆謂國子之適於父有體承之義而名倅者非戒令詔其教治辨其等謂適庶之爵其位謂父爵之尊卑○疏曰按王制樂正崇四術以造士凡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國子此注不言者彼樂正造國子含有王太子王子故文王世子篇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致國子於太子故不得通王太子王子也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正。凡國正弗及。

大子之大宰泰正讀同征○大事如下文喪祭賓客之屬甲兵之事若有故領符之屬公卿大夫贊於王故其子贊於太子也有司若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及賞罰之法司馬弗正謂兵賦凡國正弗及謂凡力役之事以致於太子故弗正以其國子故弗及也○共闕呂氏曰古之爲國其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臣之貳也學相同則好相合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步相同則情相信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之交已密賢不肖之知已悉也愚按本職謂之諸子而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各篇皆謂之庶子諸庶皆衆副貳凡適子及妻子而言故本職又謂之羣子文王世子篇庶子之職以正室守太廟以其諸父諸子諸孫守餘宮室此也適子本以正適爲重而本職之教治則支庶爲士者王諸侯卿大夫元士之衆子不得卿與其適子皆入於太學此所以師氏保氏之學在公宮之左以合致貴遊子弟而諸子職以掌其倅之教治使之修德學道以攷其藝而進退之也故諸子之職與師氏保氏相表裏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

正者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而此器亦掌之也授者受之司干以授之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

錄經作羣子從從去聲○服位謂衰麻之服哭泣之位也作羣子亦謂射人作公卿大夫而司士作士矣凡國
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
藝而進退之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禦之類倅謂之遊無職事者
之稱凡政事必學稱成者乃加之否則存而教之也
德藝師氏保氏之六德六行六藝合聚也學謂大學射謂射
音也國子之倅其初不得與元子俱學於太學故使學於師保而
春秋祭於太學之時以致之如大胥致諸子入學合聲之類
是也進者進用若升於太學也退者退罰若屏之他方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此序司右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凡車皆勇士右右羣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之屬凡軍
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比必二反乘去聲屬音燭○合之言比車亦有
卒伍比次之如軍法也比其乘者比其馬使同力屬其右者屬其
人使同心也○疏曰云卒者宣十二年傳云楚君之戎分為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也云伍者司馬法云二十五乘為偏百二
十五乘為伍是也鄭氏曰凡車三三為小偏九乘三五為偏車十
五乘五五為大偏凡二十五乘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
為卒又謂之廣凡五十乘是合二師五千人之車也五偏為伍凡偏

一百二十五乘是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愚按鄭氏所謂二偏為卒者即春秋傳卒偏之兩而所謂卒又謂之廣者即春秋傳廣有一卒也蓋車之卒伍與士之卒伍不同士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而車則二十五乘為偏二偏為卒五偏為伍耳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五兵見司兵戰車右必選士故凡勇力而能兵者屬之而以政令官之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先去聲○此序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卒伍謂其下虎士八百人之卒伍也先後而趨以衛王也衛卒伍則不失其律也以旅賁氏旅之此蓋指祭祀而言故軍旅會同亦如之與或曰道謂凡出入也此言扈從也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遺車而哭。從遺並去聲舍之言止謂所止行宮也閑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守衛也遺車魂魄所豪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扈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聲○適

四方使謂爲邇聘四方之使也從士大夫謂從正使而爲之副使蓋其中士從上士以上而其下大夫從中大夫以上與有徵事謂役師役也則自奉書以使之矣此言使命也○明齊王氏曰書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虎賁百人即此虎士也以勳戚爲諸侯入爲虎賁氏之官逆立嗣君職務任重如此而副公之戚成王復將參於綴衣虎賁之屬趨以其朝夕近侍至於宮中正人與居乃足以養成君德也則所寄又豈淺鮮哉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此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也夾王車所謂左右各八人也恐車輪不定故持之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衰音催○龍資則吉服喪則凶服軍則戎服各以類也○許曰士助祭服爵弁會同則服玄端[illegible]賁賤者斬衰麻絰既葬服葛在軍惟甲士數甲胄餘則否此衛王故介也○[illegible][illegible]王氏曰帝王之於外則飭則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蹕稱警而後趨張弧而後發與清道而後奉引進則而後轉旋解[illegible]而後息駕所以斷姦慝防非違法戒也二職之任重矣哉愚按虎賁氏言卒伍前後王者乃下大夫二人中士十

有二人者其屬八百人或先或後於王之先後也旅賁氏言左右夾王車者乃中士二人及其餘十六人或左或右於王之側也虎賁氏所率猶役也而旅賁氏則自以其儕執兵械從後少而職貴較多矣此所以名官以旅但自為扈從而不及守衛之屬與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大音泰○此序節服氏下士八人之職也本職之義未詳袞冕九章王祀若朝之服日月為常其所建之旗若諸侯則上公之袞服有降龍無升龍侯伯以下冕服遞殺而其旗亦各有節矣維謂維其旗也六人者一畔三人四人者一畔二人裘冕所謂大裘而冕也車謂尸車也春秋傳云晉祀夏郊董伯為尸○註曰掌袞冕者從王服也裘冕亦從尸服也禮天子之旌長曳地旒十有二兩兩以縷綴聯故旁各三人持之也疏曰註謂從王服者明節服氏所服與王同也郊祀尸與王同大裘故節服氏亦如之半仲王氏曰如註義則袞冕六人何裘冕二人何也而後儒以節服氏為掌王服之中節者務寧祭祀朝覲袞冕為句郊祀裘冕為句二者乃其本職而六人維旗二人執戈二者其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闕下在輅上輅東一人纛前一人旁行六人皆冕服則從王亦姑從鄭註可也愚按序官鄭註及明齋王氏皆謂為王節所衣

服而詳於弁職乃又以從王服將之何耶夫從王所服者蓋謂一以飭容衛一以謹防閑也鄭氏謂此本下士服天子示親蒞荷戈以遏於禮何疑則此不但蹈冒讎而擁亦嘗所謂謹飭者乎但不曉解作以其弁為王服之義理明散正而除鄭氏義況為何何但未完或疑則官多脫文鄭說之下當有脫誤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讀曰儺同索音色○此序方相氏狂夫四人之職也蒙熊皮示其猛以搏噬也黃金四目示其明以瞯照也玄衣朱裳以爲容執戈揚盾以爲用百隸即罪隸之屬時難以令季春仲秋及季冬之儺是也索猶搜也室乃鬼所藏故搜而毆之也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方良註作罔兩○先匶爲前道也壙謂土之精爲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毆之以安土神也○王氏曰凡陰陽之氣成功者退順則爲利悖則爲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寒氣將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將也季冬大儺則畢一歲邪慝之氣也此於太虛則不過氣之稍折者而已將而中於物則爲災爲疫有鬼神焉居其氣之間以生之故儺以毆之使蕩而不留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序大僕下大夫二人之職也。正者，王之燕服有六，而其朝立有位也。以小臣正王燕居之服位推之，此蓋謂治朝燕朝之服位，與下文言視朝與入之位是也。出者，來以出；入者，入以報。此言事上也。○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正王之位，則出入起居朝有不欽。正王服位而後出入王命，能正位然後承命也。鄭鍔曰：大僕掌出入王命，傳達章報之屬而已，亦屬於司馬，何耶？嘗觀秦將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月不得見，趙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自極塞遠至京師，往返纔七日，後遂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稽緩也。還報曰復，陳奏曰逆，此言體下也。○王先生曰：復逆

諸侯之復逆，以道上下也。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之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尊卑為次也。

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朝，音潮，下同。○眂朝，謂視治朝也。前正王位，退乃復亦於路門之左，司士所謂大僕前也。入，謂入路門內之燕朝，其正位亦如治朝也。此亦言事上也。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門前設鼓曰路鼓，示無不通也。大僕即路寢待者，待通之也。達窮，大司寇及朝士職以肺石

達窮民是也窮民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乃擊鼓以告於王矣遽令行夫職邦國傳遽之小事也遽遞也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故謂鼓則速逆而考之以逆其言也此亦言御下也○疏曰御僕職云掌以序守路鼓故逆御僕也而又有御庶子者蓋其職凡下士十二人分為之而總名為御僕與恩按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職收大若達窮者與遽令蓋亦逆民復逆之屬乃不稱於御僕而隸於大僕何也情切以通故御僕之屬掌守路鼓所掛之而統以大僕也御庶子序官序職皆不見疑是御僕之屬伯御僕十二人爵皆下士而或名御僕或名御庶子義亦有未盡詳或曰御庶子蓋地官師氏教養之國子所謂使其屬守大寢之門是也其大僕聞鼓聲而亦逆之者蓋御庶子無事當嚴其守而有事當達其情故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

祭祀賓客謂大祭祀賓客也以小臣職小祭祀賓客推之可見大喪不入者此贊牲事事謂祭祀也蓋納亨時王迎牲射割大宰贊奉其毛而大僕贊宰割匕載之屬也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居左為尊位不敢無事以當之故自馭也此亦言事上也○註曰前驅如今導引也居左自馭不三乘辟王也亦有車右驅疏曰大僕以車前驅為導故其在車右不敢使人馭而自馭也君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大僕矣

凡軍旅田

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師田鼓以作事薄餘鼓以除隱贊者王親鼓而贊學其餘也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窆音貶縣懸同○戒則鼓眾鼓名戒鼓傳達於四方言庶戒也縣首服於宮門開諸人見髽笄總衰狹長短之數若男子冠衰之式小宗伯縣於路門之外也按射人職云與僕人遷尸標弓亦云僕人師扶左此蓋省文與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勞去聲三職並同○本職及小臣御僕職各所弔勞皆謂王或有故而使攝也若王親往弔勞則亦贊之矣詳見大司馬職此亦言其攝下也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相去聲下職同○王燕飲對小臣職饗食而言王射對小臣職賓射而言贊弓矢謂授及受也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燕朝前正位而退已見上文此又明其掌擯相也不眡朝通謂治朝燕朝辭猶告也上數條皆言攝上也○鄭鍔曰一日二日萬幾王不眡朝是必有故若安燕而廢朝當除蘇以箴過也三公孤卿大臣也與聞其休戚宜以辭告之○伊川程子曰人主一不可跬步離正人也蓋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以知長化與心成今作王氏曰大僕掌之正服位與出入相其法儀何寄也人

欲之恣無不自起居燕閒萌也先王之防之也謹而微積故不勞擾故不廷而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故三代之盛也左右侍從雍容談笑而有餘其衰也法家拂士徵色發聲而不足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此言小臣上士四人之職也小命小事之命令也小法儀謂揖讓周旋之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謂燕居小寢也王藻王卒食玄端而居蓋王皮弁以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畢然後適小寢燕食已乃釋服而小臣掌其服位也燕出入謂小寢燕閒及凡宮苑遊觀之屬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食音嗣大僕之大音泰下同○鬱人凡灌事沃盥專指鬱事而言此通言之也大僕掌大祀賓王燕飲王射而小臣掌小祀賓饗食賓射皆大小之義也以賓射對王射者凡大射燕射之禮皆王射詔賓饗之王射大僕贊弓矢則賓射小臣贊弓矢也舊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為三射其失甚矣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小事掌大事則佐也本職各條亦皆事上體下之意但視上職為詳耳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此序祭僕中士六人之職也命眡祭祀註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謂執祭者羣有司謂凡執事者戒具見大小宰令猶命也誅責也勞其敬而責其怠也此正言王不親祭之事也○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獻其事吉蠲戒具可謂盡敬備禮矣然其初王未眡之也乃設祭僕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戒有司糾百官是代王躬其事也畢心如此故祭則鬼享帝假而受福也王氏曰祭祀甚煩王弗能一一親之特設祭僕六人畫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愚按二說指王未祭而命眡非王不親祭也然觀既祭反令則註謂有故不與者得之或曰下文明言王之所不與則此不令以不親與祭爲言曰下文自以邦國都家地遠而禮不得與此則本王所祭但以有故而不得親耳與王所不與義殊也大喪復於小廟小廟謂高祖以下對太祖而言也復招魂也此因祭而及之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夫祭○不與註謂同姓諸侯有先王之廟者明者王氏謂古書王及名

山大川之在侯國者按諸侯不得祖天子王說近是然傳稱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如岐豐淸廟鎬京豈能與祭則二說相須始備與賜之食使致祭也致福見都家宗人展之言觀也觀其體之數如大牢則牛左肩九个少牢則羊左肩七个特牲則豕左肩五个也此又推王不親祭之類也○疏曰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以左胖致人也祭言太牢謂天子之公卿大夫少牢謂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卿大夫特牲謂諸侯之士也牲皆用前體者前為貴也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此序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之職也群吏謂大夫士之職以太僕掌諸侯小臣掌三公及孤卿推之可見不正言大夫士而言群吏者中包庶人在官也吏言逆民言復錯宰夫言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互文也弔勞亦謂弔勞吏若民也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相去聲○登謂升牲體於俎也御僕相小臣奉槃授巾以盥乃祭也翣棺飾也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次也十二人以次更守之也本職亦事上體下之意而職又降矣○介甫王氏曰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者也大僕掌建路鼓令御僕序守以待達窮者此所以開其辭則述逆御僕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埽洒並去聲○此序隸僕下士二人之職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謂宮寢也此掌五寢謂廟寢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天子七廟惟二祧無寢故五矣埽除糞洒詳見宮人祭祀修寢修治也王行洗乘石乘石謂升車之石洗潔也掌蹕宮中之事蹕警也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曾祖禰四廟之寢大寢始祖廟之寢○疏曰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凡廟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音藻紘音宏○此序弁師下士二人之職也稱弁又稱冕者弁制前與後平而冕前俛也春秋正義曰冕後高前下有俯仰之形欲令居上者位彌高而志彌下也五冕春官司服所謂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是也其覆上以玄下以朱謂之延延下小鼻繫繅謂之紐藻藻謂之繅就之言成也以五色組爲繅如藻之文繅就貫五色玉十二爲一就而前後各十二就也玉笄以玉爲笄衡貫於冕之武上之兩旁也朱紘以朱色之紘結於頷下而繫於笄之兩端也此總言王之五冕之制而

十二就十二玉乃獨舉王之袞冕之數者凡禮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干上袞冕十二旒玉爲王之正服而其下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爲王之兼服惟上得兼下故獨舉袞冕以包其下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之制推下不得干上故獨舉王之袞冕十二旒玉以表異於上公袞冕之九旒九玉侯伯鷩冕之七旒七玉子男毳冕之五旒五玉孤絺冕之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之一旒一玉之制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斿旒同瑉音民○諸侯五等之通稱九就據上公九命而言也瑉玉石似玉者三采謂朱白蒼其餘如王謂玄冕朱裏延紐之制言上公之袞冕而不言侯伯以下之冕者亦舉上以明下也

繅斿皆就玉瑱玉笄

瑱音殿○繅斿皆就未詳王氏謂衍文也或謂宜屬玉瑱玉笄爲[illegible]王侯繅旒皆一就以繫玉瑱而垂於玉笄逆文也充耳謂之瑱王以玉侯則以瑤笄之紘王以朱侯則以青明王之玉瑱玉笄雖異而藻旒則與侯皆一就矣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會音怪璂綦[illegible]○弁如人兩手相拚合也釋名云以爵韋爲之爲爵弁以鹿皮爲皮弁以韎韋爲韋弁公羊註云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延旒則冕也皮弁王之朝服會縫綦結邸柢也弁縫中結五采玉十二爲飾其內之頂上以象骨爲柢

而其弁亦玉也弁經王之弔服環猶縪也弁如爵弁而素亦謂之素冠而其上加環經縪如經之麻經但以一股縪之而不兩股相糾也此言天子之各弁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衆弁戎服也其等謂冕之藻旒弁之玉綦經之辟積皆如其命數也此言諸侯以下之冕若弁也○

疏曰冕制周禮不詳按叔孫通作漢禮器度取法乎周其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於冠前低一寸此其制也王之五冕其藻旒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而玉則皆十二故藻旒不言皆則五冕不皆十二旒而玉言皆則五冕之旒皆十二玉也愚按王之五冕冕制皆同而旒數則異旒稱冕制以叔孫通漢制爲率是冕皆同而計稱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是旒皆異也諸侯卿大夫之冕其於王各有所降而王則皆異司服職稱上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皆遞如其服是各冕亦與王同而朱子稱天子五冕之旒皆十二玉諸侯以下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下除皆做此是玉皆異也繅斿皆就謹義未明而或謂玉瑱玉笄爲義者蓋冕旒自袞冕而下數不同昔瑱必貫以旒而旒皆兩旁各　故不及其數但稱皆就而已古者垂旒以蔽明充纊以塞聰自天子達於士詩毛氏以充耳以黃

爲君服兗耳以素爲士服皆黃青之屬卽采而藻旒亦藏繅之類耕與是皆就句斷下於義爲順也學者并詳之

司甲此序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屬而今闕也○王氏曰甲與兵一也周官先司甲而後司兵者費誓亦先敹乃甲胄敿乃干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戎事先自保故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此序司兵中士四人之職也五兵謂擊刺鉤斷之兵有五也五盾謂禁禦捍蔽之盾有五也物謂名物等之言差謂功拙上下法謂軍中所用方兵多少之數也受兵輸謂旋軍之時受所輸納之兵用兵謂行軍而外用以守衛之兵也按秋官職金之金貨司爲之器械皆入於司兵而本職不辭者蓋物等之用受輸之法統之與

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舞者兵謂干戚之屬○鄭司農曰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鄭氏曰五兵擊兵刺兵鉤兵與斬兵二也擊

兵曰殳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銷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擊兵曰戟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者曰刀曰劍四也揮兵曰鈎矛曰夷矛五也五盾祭祀朱干以舞一也小戎詩龍盾之合乘車所建二也又蒙伐有苑註稱中干兵車所建三也旅賁所執四也舍設藩盾五也愚按司農之五兵據廬人職車之五兵而言也鄭說較詳蓋凡所用之五兵與於車之五兵矣司兵職兼言盾司戈盾職兼言兵五又也雖兼言盾而其下言授受兵者七無一及盾則所言五盾亦攻敵先自保之意也司戈盾雖兼言兵亦以兵與盾相連故及之耳學者詳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此序司戈盾下士二人之職也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殳戈盾皆長以兵衛也旅賁職止言服而舞者當文耳舞者兵謂朱干之類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舍斂謂王出宮○兵所乘曰乘車副曰貳車其從車皆供車右所用也虎士虎賁之屬也虎賁職初不言戈盾旅賁職亦止言介服與此文合者省文也藩盾為藩衛如今之扶蘇然斂謂收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

不藏也凡用兵必取之廟所命實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皆此意也如鄭莊公授兵於大宮楚武王授師子之類此見春秋之設其制尚存雜說曰甸出革車一乘凡甲兵戈盾旗物鼓鐸悉備鄉遂之亦簡其兵器是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藏會同者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禍乎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異矣明齊王氏曰凡出軍采邑之公卿大夫亦各有其兵盾之屬故此掌須者惟王之戎車所載乘車所畢與旅賁虎士所載及合所設而餘不及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此岸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藏而總舉之也法謂長短禍猶之屬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秋同箙音服○獻謂受獻於槀人也箙盛矢器也按槀人職春獻素秋獻成此不符者蓋獻素後弓弩先成矢箙次之王氏謂獻素以弓弩為重獻成以矢箙為全是也此總言入也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其矢箙皆從其弓椹音斟豻音岸使去聲○此以下分言其出也六弓詳見攷工弓人職射甲革春秋傳蹲甲而射之是也射椹質下文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闕鄉射則兌椹質是也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也豻侯五十步易至鳥獸亦擬中而已二射皆頰以利故弓稍弱也學射者養其技使者養其體凡勞於王事者養其力三射皆欲以御敵弓適中也從弓者每弓各一箙百矢也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守相迫近故弩用戰車相及遠故弩用稍強無王弧最強者弩恒張不弛往體少若王弧恒服弦使矢不疾也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絜胡結反矰音增射音石○本節多未明今姑以注辦之八矢弓弩各兩枉殺矰恒四矢皆弓也餘四矢皆弩也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矢也絜矢象焉絜之言結結火以射也殺矢傅藥而射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候敵近而射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矢茀矢象焉茀之言刜刜飛鳥也安於恒用謂之恒恒矢痺矢象焉痺之言卑卑平等而卑也散射謂凡禮射及習射之屬餘詳考工記矢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

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天子之弓即王弧也以往
體寡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即唐大也以往來體若一故
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即夾庾也以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士弓
合三成規則在六弓之外矣句
曲弊惡也諸士弓之爲下也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
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射牲見射人職澤
旁習射之地其中爲宮射義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是也燕射
該諸侯及卿大夫之射而言也凡王與諸侯卿大夫射皆先燕而
後射但因祭而行者義不涉於燕而謂之大射其以燕而行射者
則義在燕而謂之燕射故射止有大射燕射之惟可不識數之
盆信其稱賓射者乃指大射若燕射之禮王率諸侯及卿大夫之
屬燕畢行射而言也舊以賓射對大射燕射而列爲[illegible]不得
通者使射禮果分爲三豈有弓矢供人射燕射之弓人通謂不供
賓射之弓矢乎餘詳賑膳及射人如數謂一弓乘矢如射者之數
也并夾取矰之器見射鳥氏明箭明器之明也○薛氏曰射義天
子將射先習射於澤澤之射習大射者也已射於澤而發射於射
宮則正大射也以椹質習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力然後以射侯
爲之祭其心不澂正持弓矢審固而後中者乃爲有可用之實而

與於祭也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從去聲〇物謂和用之物從猶隨也儀猶法也充滿也總箙曰籠竹爲之分箙曰箙竹若皮爲之矰矢不言箙書然其箙將用乃供也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平聲〇更償也非用而亡矢則償用而亡之則不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抉決同〇此序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繕之言善王所須善也矰弋謂以繳矢射弋也抉一名韘以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一名韝扞以韋爲之著於左臂裹以遂弦也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詔者告以射儀者佐大僕授若受也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凡王車皆有車右驂乘故爲充而載之也充猶爲也載猶變言載之之載謂抗之也既射則斂之無會計亦推王不會之意也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齎資同〇此序槀人中士四人之職也職金司金之屬齎之言給給百工使市物料也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

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上上聲○弓六物即王弧夾庾唐大也弩四物即夾庾唐大也矢八物即枉絜殺鍭矰茀恒痺也三等謂上中下之人所用之等弓人職上士服上制中士服中制下士服下制是也素猶模也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也等即三等也饗謂酒殽勞之也乘猶因也事謂師田之屬試者用而效之也食稍食也誅責也功善則上其食且乃賞之不善則反是也物皆入於司弓矢其善者則入於繕人以供王也○按書其等則承上三等之制而先鄭云書工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後鄭云上功作上等其饗厚下功作下等其饗薄也則於上下文皆失矣夫獻之時弟書其三等之物而樂饗之由是因事以試則善惡見矣則定矣此所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也而可失其前後承遞之義乎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結言齎財與弓矢弩箙之出入也闕除也有亡棄者則於簿書闕除之此專謂弓矢弩箙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去聲○此序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之職也按中車職革路以即戎謂之戎

車其木路以田謂之田車而諸右不及田車者蓋師田亦以革路其義統之矣兵革使疏謂介而執戈盾且充軍中使令也諸右皆右前車持馬陪乘諸侯今亦不及者戎事尚武故但言掌戎車之兵革使而陪乘從者文其餘儀則戎僕掌之也

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陳大鼙○謝贊者鄭且贊之也凡戎車將居中當鼓下勇力居右王自將亦御之從戎右鄭注以當鼓之節而因與大侯助擊其餘也儺猶宜也鼙讀大言以宜之矣

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敦音對辟音闢茢音列○會同以金車亦以革車以金車卽齊右職會同賓客前齊車是也其持馬陪乘諸侯皆齊右掌之矣以革車則戎僕職所謂兵車之會也其陪乘則戎右實充之言充者明非其本職也雅開也役之謂供役也凡盟以玉敦盛牛血戎右執之以獻書閉衆心而務授於凡當補者皆供役然也牛耳謂割取其血也必以耳明順聽也茢謂帚也王盟者割耳盛於珠盤自執之而戎右執敦血以桃條茢帚拂除不祥乃辟盟焉是皆助之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同齊陪乘之乘去聲下賤並同○此序齊右下大夫二人之職也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必齊故統謂之齊車前車自未來而言持馬自方乘而言陪

乘自既乘而言凡有牲事則前馬前馬猶言前車。王見牲則拱而式，故下車前馬以備驚奔也。釋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三右職皆同，而戎右略於儀者，戎僕掌之也。齊右獨略於傳命，王不仲以爲禮法之地，王肅整無言者得之耳。諸僕皆掌副車之政，獨齊僕闕其文焉，亦此意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此序道右上士二人之職也。象路以朝，以明治道也，故謂之道車。自車上諭命於從車。從去聲，下同。○從車見賢大夫下行以車從，有命則宣之也。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車儀如記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之類。齊右亦然，皆文也。式則下前馬，猶凡有牲事則前馬，互文也。以蓋從，表尊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此序大馭中大夫二人之職也。祀稱大馭，詳見序官。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軷音跋，祝音呪，驅音區，軌音犯，俗作軌，誤。○軷，祖祭名也。犯謂轢也。軷將出於國門外，封土爲山象，以菩芻若棘若柏爲

神主祭以酒脯既祭乃以車轢之而去取跋履山川之義故名爲軷轢禮合軷從酒於其側禮家謂之道祭是也祭謂祭轂末之軹若軾前之軌也僕即謂大馭也將軷祭大馭下車祝神王代之馭祝既畢祭受爵王以酒爵之大馭乃以左手受爵右酹酒祭軌若軌然後乃飲而犯軷令言受爵犯軷在先而祭飲反在後

凡馭路

者先約乘之也○疏曰此拔郊祭之時故有犯軷之祭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齊音薺○凡馭路註謂總五路而言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肆夏采薺皆樂章名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奏樂章以節行趨而又聆鈴聲以合其節也○王氏曰行欲舒故肆夏以節之趨欲齊故采薺以節之人與車之疾徐皆然此樂師敎樂而奏其章大馭馭車而應其節也行爲有環佩之聲鸞鳴於左右車之行爲又有和鸞相應於和軾所以養王聰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

戎僕掌馭戎車

此序戎僕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如前僕職當云掌馭革路以御戎省文也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

副謂之倅服謂章弁服也

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

守音狩同○兵車謂言戎車亦謂革路也巡狩乘革路會同

亦如之

則兵車之會乘革路乘車之會乘金路亦如之者如其犯

馭也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兼革車以師戎及巡狩會同之類乘而言也一云謂王以外之戎車皆㨿武王戎車三百兩是也二義前說近是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此序齊僕下大夫二人之職也賓者稱齊僕說見序官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朝音潮食音嗣○逆迎也等謂爵也王乘車送逆其遠近以爵等爲節也諸路皆有副獨大馭齊僕不言副者蓋省文與掞賓祭與朝祀通步僕詳朝祀之副通曰戎戎田之副通曰佐也（疏曰春朝夏宗則迎賓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秋覲冬遇無迎賓法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也今謂覲宗則饗食皆乘金路以迎者謂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於廟卻各有乘金路送迎之法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朝如字其法儀如齊車齊音齋同○此序道僕上士十有二人之職也早朝曰朝暮朝曰夕燕猶燕息之燕以朝夕者謂視朝於治朝及聽政於燕朝以燕出入者謂入息於小寢及出適於

射院法儀謂燕飲之法儀也殽羞與食皆於廟而燕於寢故其逆送之儀亦如齊車以其等爲節也。掌貳車之政令。貳亦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序田僕上士有二人之職也田路爲木路稱田路變文也以鄙謂循行縣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音避○佐猶副也設者於佐車外特設之矣驅獸使之前逆獸使之返故名驅逆之車或亦稱佐車者散文通也植樹也樹旌以告獲禽也比次也獻禽時次其種物以數也○疏曰天子備故戎車之貳名倅田車之貳名佐諸侯則戎車田車之貳同名爲佐無倅名也是以檀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少儀亦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田之副曰佐也又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所謂佐車即此驅逆之車矣。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舉也臨川王氏曰提者節之也晉則進之馳又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疾也劉氏曰諸侯晉大夫馳所以佐佑翼禽致獲於王也○王氏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餘以俟卒也有時而佐焉用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臣之佐君常佐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者若世子之貳其父謂之儲貳有

故乃攝而代之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並去聲○此序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之職也貳車通謂諸僕所乘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文則通名貳也從車即道右職從王之車使車凡奉使之車皆公車故皆分公馬駕治也詳見趣馬○王氏曰自大馭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其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副王路之副也從車公卿大夫從於王之車使車卿大夫使令於王之車車既衆故其員亦多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此序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六廄成校故名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上聲下同齊同齋○馬融曰種即駕王路者馬皆曰駑乃給凡役者戎齊道田則見上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田皆齊力而用次於戎齊道皆齊色而道次於齊種則色力俱善駑則色力俱下此首言物類之辨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

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

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馬之乘去聲廏庭同三八字誤作六○

頒者頒之僕馭以下也養謂飼秣乘謂教習師即圉師圉即圉人趣即趣馬僕夫即大馭至田僕左右二校即校人中大夫二人也三良馬之數謂駑之一物覲良之一物三倍也馬四匹曰乘二匹曰麗駑無僕夫者充雜役不駕於五路也乘馬至僕夫自良馬而言麗馬至馭夫自駑馬而言六廏至左右通良馬駑馬而言此次而言養乘之職也○註曰乘馬一師至六繫爲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乾之數二百一十六此應乾之策也天子十有二廏馬六物良馬五物物各二廏五物共十廏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物二廏其數三良馬之數每廏計六百四十八匹二廏計千二百九十六匹良駑合計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也遇耦也八麗一師至八趣馬一馭夫其數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按八宜爲六字之誤也六麗一師則十二匹六師一趣馬則七十二匹六趣馬一馭夫則四百三十二匹適符良馬一物之數然後從而三之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此謂駑馬三良馬之數也林氏曰成周馬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不時則給芻牧有事則供召贅然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養之於官何以知

之制畿天子十有二閑此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而衛文公末年馬至騋牝三千若以制諭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戎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時乘馬之數叅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平仲王氏曰陳祥道以衛文騋牝三千與齊景千駟同稱以爲僭侈夫詩人美之推本於秉心塞淵絕無譏之之意則林說爲當而陳氏蓋求之孜也固放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者漢唐行筭之馬一出於公周制六筭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讀今觀鄉遂之從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登其六畜車輦則周家之馬政可知而亦可無疑於衛文之三千矣愚按經文言十二廄每廄當馬二百一十六匹未言每物幾廄也而註乃謂良馬一物二廄馬當四百三十二匹經文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承良馬之下言之也而註兼以指良駑且其言駑馬三良馬之數亦未嘗言三倍良馬一物之數也而註乃以良馬一物有四百三十二匹三倍之則千有二百九十六匹而因疑八之當爲六凡此者蓋以天子十二閑是爲十二廄數當如此若十二廄皆良馬而駑馬三其數則良駑共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匹爲三十六廄即不符天子十有二閑之數矣故註以左右六廄爲良駑之通數一物約當二廄而駑之一物之數觀良之

一物約三之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閑以防馬木爲之廐爲一閑十二廐凡三千閑名閑者閑有閑防閑習之義杜不發以進於善也六種以下朱注舊謂六種即種戎齊道田駑之六物四種謂道齊田駑之四物二種謂田駑之二物十二閑六種者六物各爲二閑也六閑四種者道齊田三物爲三閑駑一物三其良而三閑也四閑二種者田一物爲一閑駑一物亦三閑也按天子駑之一物三倍良之一物然其良與駑皆一物爲三二閑而已今諸侯大夫不應良之一物各一閑而駑之一物皆三閑且即如此亦宜云六物四物二物耳何又變云六種四種二種耶或謂種之言類以類養之也十二閑六種者六物物各二閑物爲一種以養之六閑四種者六物物各一閑種一物爲一種道齊二物同一種戎田二物同一種駑一物爲一種以養之四閑二種者道齊田駑四物物各一閑而道齊田三物爲一種駑一物爲一種以養之也其說亂註爲正且閑爲教習之式種焉飼秣之宜於養乘意相合也此又言鄭畢之等也**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特之言牡先鄭謂三牝一牡也必三牝者欲孳生也其特少於牝者蓄牡者遊爲犧牲之屬與馬祖

謂天駟星也執拘也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而駒血氣未定故執之無令近牝也先牧謂始養馬者攻治也夏草茂可牧故祭先牧而頒馬而牝馬方孕故又攻特使遠之也馬社謂始乘馬者獻焉也秋馬壯始可乘故祭馬社而僕馭五路之馬尤當善故臧之馬步註謂為神能害馬者王氏謂行神也講習也冬大閱故祭馬步獻成於王而凡馭夫亦求車從車使車之馬皆當習故講之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頒音班扑音樸○毛擇其色也飾謂飾以樊纓之屬與幣同薦故頒幣馬扑策也皆祀朝所服乘薦獻故賓客之或從之受者受庭實所陳也

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馬遺去聲○遺車之馬謂明器馬也帥猶將也用假設車而投入駕馬而埋之也

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去聲○飾駒以祈沈禮祭之用猶主也黃者土色也供幣馬謂使者所私說也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者齊其力也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稍去食音嗣○祿稟等馭夫以下出有祿者稍之稍食等亦卯之謂師圉及府史以下也挪宮中者王馬有養秦於内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此序趣馬下士每皂一人之職也贊贊校人也謂其飲僕講馭夫助而正之也六節行止進退馳驟之節也皆以類齊之簡之使其養備法則即校人職十二閑六種六閑四種四閑二種之事也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音稅○駕說之頒均其力也四時之居治應其候也居謂牧序廄閑之所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聽馭夫惟所役也○劉氏曰辨四時之居治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序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乘去聲○此序巫馬下士二人之職也王氏曰乘以治之猶天官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也醫馬以獸醫為主巫馬并其屬有醫四人凡以相醫而已藥攻猶瘍醫以劀藥攻之也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賈音古粥音育○受財以資醫藥也粥賣也布亦財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此序牧師下士四人之職也牧地泉甘草美之處如汧渭之間華山

之陽是也縝之授圉人也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中仲同○焚牧發句萌茂也通淫使孳息蕃也○註曰仲春陰陽交萬物生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者秦府書也秦地寒萬物後動凡曰驛贊焚萊贊者贊山虞澤虞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駣音兆○此序廋人下士每閑二人之職也阜馬猶秋以特使壯盛也佚特乘用有節使休息也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教駣使習其馳驅也攻駒先治其蹄齧也散馬耳以竹括抑其耳項而無動搖圉馬以閑就其牢籠而無縱逸餘見校人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員選猶言善選校人上選馬而廋人先為差正也八尺以上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常馬耳以校人六馬之物及輈人三馬之度推之蓋龍八尺以上為駕玉路之種馬駕金路之齊馬駕革路之戎馬皆為國馬騋七尺以上為駕木路之田馬馬六尺以上為給凡役之駑馬此所以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

駑馬之軔深三尺三寸與○郝氏曰按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王路之用也鄭謂按人員選爲師閑而選擇可備員者平之其說恐非平仲王氏曰員選之下即繼以八尺以上等句郝說爲長但員字無着落耳愚按王氏糸之上下文郝義始定然仍以員字爲疑何也攷字書員一訓周當爲完善之意按人之擇善選趣馬實質正之而廋人先差而正之也經文以八尺以上等句繼之者以此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此序圉師良馬乘一人之職而駑馬八麗二人亦如之也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蓐音辱庌音訝○除蓐者冬寒藉馬以蓐至春除之也釁廄者馬聚恐瘟疫或生春乃釁之也始牧者春草茂始出牧也庌廡也庌馬者春出就牧夏此之使涼也獻馬者從校人獻於王也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椹質木爲之繫草以代侯者謂之圉剪草以作蓋也此因芻牧類及之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此序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之職也芻以飼馬牧以散馬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賓客之馬客就館時所喪紀之馬祖朝廟時

所馮故皆牽而入陳也廞馬謂校人所飾遣車之芻馬㹞亦人捧之而陳之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貉貊同○此序職方氏中下大夫十二人中士十有六人之職也邦國謂侯國都鄙謂采邑及凡公邑東四夷南八蠻東南七閩東北九貉西五戎北六狄皆據周時所服而言也人民即下文二男五女之類財用即金錫竹箭之類九穀即稻麥之類六畜即馬牛之類數要謂書之綱目利通謂財用以下害則神姦不若之屬也凡此必辨而周知之者將為天下去害而圖利也○浚儀王氏曰步氏六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國夷狄皆為九畿皆圖而辨之故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也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一云通也有其利而通與之也承上文周知利害之意而推言九州之國之利以起下文也○鄭氏曰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宜彈精於險固之守矣乃其職在辨人用之數要任人民萬物阜財節用使同貫利而已蓋用於無形是王道也制其職以所能

不強其不及制其貢以所有不強其所無主於生民是王道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此以下歷明九州之國之利之貨也山能興雲雨生萬物以鎮一州曰鎮會稽今紹興府屬會稽是也水瀦而不流曰澤瀦而不治曰藪具區禹貢謂之震澤今蘇州府太湖是也水流而趨海曰川三江見禹貢蔡傳謂之婁江東江松江是也水鍾陂而灌溉曰浸五湖諸說多駁惟史記登姑蘇望五湖正義謂爲遊湖莫湖貢湖菱湖胥湖並太湖東岸五灣者近之圖經說亦異同其張勃吳錄謂五湖即太湖以其周五百里故名虞翻謂其通五道故名春秋吳越戰於五湖注亦謂即今太湖也然以一太湖而既以實澤藪之具區又以實浸之五湖可乎案照謂五湖爲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太湖正義與記謂爲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或又謂爲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洮湖滆湖是雖歷稱諸湖而太湖亦列其中其謬等也放然姑蘇以望五湖於姑蘇登不遠而廣輿記稱三江五湖皆在吳南原委相符則三江既因派別五湖之分派於湖義當如之且鄭註浸可爲陂以溉本爲灌溉之義其於太湖東岸五派義正相合自劉氏謂浸爲深積或瀦而或遂以太湖實之則得矣學者以正義參之可也竹大曰

竹小曰箭。二男五女，通一州計之，餘倣此。鳥獸謂鳥獸之可畜者。稻秔稻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禽獸，其穀宜稻。瞢夢同。潁音郢。○衡山南嶽也，在湘南湘州界，在江北，舊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也。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潁湛未詳。杜註春秋傳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潁水出陽城；楚公子格及晉戰於湛阪，水出昆陽。易氏謂二水皆豫州，恐有誤也。按今水道有異，且州域亦多不同，凡各州疑者，宜更以許氏攷之。丹朱砂也。銀白金也。齒象齒也。革犀皮也。禽猶鳥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去聲。雒洛同。溠音詐。擾上聲，下同。○豫州在大河之南，故稱河南。華山西嶽也，在華陰縣。圃田在中牟縣。滎水在滎陽縣。雒在洛陽縣。波溠，許謂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溠，宜屬荊州。黃氏按水經波出魯陽縣霍陽山，即今梁縣；溠出隨縣黃山南南流入波。通典及寰宇記皆以爲豫浸，許說姑未攷。與六擾即膳夫六牲，以馴擾可畜，名爲擾也。五種黍稷稻麥菽也。

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林沂述○沂山在蓋縣望諸即禹貢孟諸在睢陽淮出胎簪山至淮浦入海泗出濟陰乘氏至睢陵入淮沂出沂山沭出東莞縣鄉北至下邳入泗疏曰按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今皆在青州者周以徐地入青也沭水間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濟同盧維註作雷雍顏師古黃氏讀如字○兗州在大河之東故稱河東岱山東嶽也大野在鉅野河源發於崑崙至兗之大陸播為九河泲發於王屋至定會於汶盧維註謂禹貢兗州無二水盧作雷維作雍即禹貢雷夏既澤灉沮會同也蔡氏謂灉水出濟州乘縣灉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水經盧水出濟州諸城縣盧川西北入濰註說非矣兩種註謂黍稷稻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

稷。雍，去聲。汭，音芮。○嶽山，吳嶽也，與弦蒲皆在汧陽。司農曰弦蒲或爲汧浦。涇出涇縣，汭出汧源，渭出南谷山東，合於洮，涇洛出家嶺山，自熊耳東北會於渭。源汧隴西多美玉石。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杜讀爲奚。菑，音緇。○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地志云：今萊陽有貕養津，川同兗州者，二州相連，皆河泲所經也。菑出萊蕪，時出般陽，近海，故多魚鹽。四擾三種，註謂馬牛羊豕，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紆，音迂。○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故稱河內。霍山在彘陽。紆未詳。一云在霍州。漳出長子縣，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地多山，故多松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滱，讀作嘔。嘔，音謳。○恒山，北嶽也，在上曲陽縣。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

出利紵。淶出廣昌，易出故安。地宜黍稷，故多布帛。五擾註謂馬牛羊豕犬也。○丘氏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治水於唐而作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夏復為九州。爾雅九州蓋商制與。周九州與禹貢不同。周都雍，王畿宜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瀕淮，故青兼之。唐虞都冀，地壤最闊，令廣多在其內，故冀州分幽并也。明齊王氏曰：禹主於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禹貢九州幽并統於冀，營統於青徐。周有幽并無徐梁，故淮沂與大野在禹貢為徐州之川澤，而職方氏之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兗州其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又華陽在禹貢為梁州之山，璆鐵砮磬為其貢，而職方氏之豫州其山華山，雍州其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此周之九州與禹貢異也。薛氏曰：禹貢與職方界不能無侵入者，如職方冀小於禹貢，以別分冀為幽并，如舜時也。職方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兗州多入禹貢之青。職方有冀而又有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大抵周以夏之冀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勢不能如禹舊也。後鄭謂潁在陽城，宜為豫，不宜屬荊；溠在楚隨之閒，宜為荊，不宜屬豫。是改經之意也。先鄭以青之淮當為睢，沭當為沭，直謂宋有次刑節有洙泗川，皆不如青之包徐也。以雍之弦蒲

當爲汧浦亢謂雍有汧水耳皆不知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杜氏以荆之湛當爲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爲雍之類病皆如之是豈經之字也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者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導其下流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也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幷者周之化自西而南故荆名分爲二而德化所被以遠爲至既遠而後近也恐按職方九州雖與禹貢錯出者二州其實未嘗異也若其利惟揚荆豫雍四州略同禹貢其青州所貢鹽絺絲枲鉛松怪石之類及徐州夏翟孤桐浮磬蠙珠之屬周青州並無之兗州漆絲之屬周亦未之及皆曰其利蒲魚而已冀州所貢皮服周則又其利松柏已焉若堤其異者何哉蓋禹貢自貢上之品而歷言其詳職方自利民之物而約言其要此所以異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者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以下承上文敘九服之

制以明建邦定賦之實也九服即大司馬九畿以其服事天子故謂服也餘見九畿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千里謂一州方千里之地七註謂十一字之說也封公則方五百里者可四國侯則方四百里者可六國有奇伯則方三百里者可十一國有奇子則方二百里者可二十五國男則方百里者可百國此係地制已見大司徒今又推一州之封數如此以知天下也○疏曰夏殷公侯伯子男五等受爵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受地武王伐紂因之九州之界尚狹故也至周公相成王遂大九州五等爵五等受地則此所云者是也註謂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此然註又謂設法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者周於殷三等地皆益滿百里其公待有功乃益滿五百里侯待有功益滿四百里以下約如之若無功縱爵是公地只百里也朱子語錄凡向來陳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只五十里方百里只二十五里自有其說與王制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只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之類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僩問孟子與王制周禮何以不同曰此也

雖攷然非竟刷寫的是刷說經學人手必不曾差孟子時典籍已亡想是沒理會如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穆陵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闊豈是百里又則鄭氏謂王制是夏商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如何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百里國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裂地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騷動矣若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武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見得古制也恐按周室班國之制多不可曉據武成列爵五分土三是因也據本職及大司徒列爵五分土五是創也有來聖人革命而封諸侯合是因革相參如當時減國五十以其錄親元勳其餘自皆因殷到其後有功當增或有以罪廢革之地又或有閒田相接如賜當侯攝原之新當果如鄭氏大其封之說而其雖有功而或格於地不得廣者則或但加給賞以待之又或別封其支庶於所在與此在情勢當有然但此等要可指數而非必如其序大九州小國皆益滿百里及有功各加增廣之謂也宗子之說鑿矣其所謂併四箇百里國方做得五百里國者亦自其粗數而言非以開方法計之直須併二十五箇方百里之

國方倣作方五百里一國也學者齊詳之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維繫也使大國比小國事大各相維繫也牧謂設州牧以統理之即王制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也制定也職即其君卿大夫士也貢謂九貢也制職不以所不能而君臣各得其理制貢不以所不有而上下各得其分也○鑲說曰三代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荆州牧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爲東郊宣王中興與伯與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謝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置武後若曹若然至專落藩鎭則舉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而付之世襲之人受弊可勝言哉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巡守之事大祭下職同殷國之國當作同文誤也○此又因明巡守殷同之制以結之也平正攷省先道也巡猶察也侯既集而帥祭向者之戒也殷之言衆也國當作同謂衆同同來朝也禮十二歲王一巡守衆國若不巡守衆國則衆國同來朝謂之殷同王巡守衆國即大行人等客諸職所言王巡狩殷國是也不遠

守而庶國同來朝則大宗伯殷見曰同及本職王殷同亦如之是也詳不審此文譏同爲國而直以殷國作殷同因并以大行人掌客等職所言巡守殷國之一事誤分爲巡守與殷國之二禮則惑甚矣夫掌客所言巡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之屬蓋王往巡庶國而庶國待王之禮也其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庶國同來朝而王待寔諸之禮也若以巡守殷國分爲二禮豈有庶國來覲王不享侯侯反勝王以犢而與巡守等禮者乎餘詳大行人掌客亦如之者如其戒令巡狩也○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致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故曰巡守者巡所守述職者述所職也疏曰王有故不巡方則春東方諸來夏南方諸來秋西方冬北方邦之王各爲壇於國外行朝覲盟載之法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景古影字相去聲○此序土方氏上士下士十人之職也土圭之法見大司徒此則掌而行之也土地即大司徒所謂土其地猶度也宅居也謂度地而相其可居也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之法亦見大司徒土化之法見草人此謂以其法教任地之人也王巡守則樹王舍樹立也王所舍則爲之樹藩籬也

欽神示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委積而未叢○此序懷方氏中士八人之職也來納懷也遠方之民謂九外番之民也方貢謂六服之常貢遠物謂番國及其外之進獻致者使之自至也此皆謂懷於未至也逆人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以供之館舍以安之飲食以接之皆送逆之且此則懷於已至也○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萬方以成化者聖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治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教懷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illegible]而遂生育之義是又以使之心懷誠服翔離於內向而不知其已者也愚按本職以下皆中庸所謂懷諸侯柔遠人之道通中外而言也而明齊王氏謂方貢爲六服以外之番國在貢獻之數者其遠物君遠寶產番國尤遠不在貢獻之數者則合遠而專言遠矣然致秋官大行人六服乃有常貢其外番國則世見時以所寶貢爲摯而已方貢宜如疏說爲六服之貢必貢言方不言遠例以上方合方訓方形方之各方宜亦不應合遠而專言遠耶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器數壹其度量除其怨

惡同其好善。惡好並去聲○此序合方氏中士八人之職也遠者使往來無阻通者使有無相濟同者使輕重多寡不異壹者使長短大小皆齊相怨相惡者除之使無侵虐相好相善者同之使相堅固○鄭諤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九州其貫也然道或諸從利或不通器用或不齊人或私所好而異所惡故命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貫人同度量齊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同度量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時舉天下而同之王者大一統於無外實本諸此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此序訓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道言也誦四方謂諸侯大爲政小爲事與其君臣之志皆言於王也誦謂誦説四方所傳説往古之事以諭於王也此皆以通四方使不壅也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布猶和布之布觀新物若王制命市納賈之屬是也於更始之時以所道所誦之者宣布而訓之令民得以聞正言見正道而且觀新物之所出以察其好惡而正之此因以正四方使無偏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

大國比小國

華。注讀作俶，今從王氏讀作花。此音遐。○此序形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華猶離也，離猶散也。

注讀華猶邪也。離猶絕也。小大如子男為小，公侯為大，又五等遞相小大也。事不侵也，比不侵也。○疏曰：形方氏主四方土地形勢，故使掌作邦國之地域，而又正其封疆，勿使侵奪。地有邪離絕而不正也。注讀華為俶邪之俶者，兩頭寬中狹為俶，一頭寬一頭狹為邪。按壺禮枉矢哨壺，是俶邪不正之義，故讀從之也。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絕為華，絕而不屬為離。雖有華離，則小易以守，大難以侵，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之患矣。王平仲曰：注疏釋華離似鑿。王明齋謂華者，華析如華離也，正與介兩析而不絕之解相合。凡勢若犬牙，則相雜而形如華離，則又易侵也。王氏引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子男多寡有數，形方氏乃以成大司徒之職而已。劉氏引大司馬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之法，則形方氏正其封疆以下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則形方氏小國事大國以下是也。若形方氏正之，則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矣。愚按：劉氏上下分訓，而疏說以勿使相侵致有華離為解，則上下同分而合也。又按禮為國君削瓜者華之，華之言披也，則華離為破散之義甚明。宜介甫、明齋、平仲諸王氏皆不從注俶邪之解與。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山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山林之名與物若羽畎夏翟嶧陽孤桐鄒林材木之類是也利害見職方頒者頒於下以理食用之類致者致於上以供服之類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川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川澤之名與物如淵瀆汧潛淮夷蠙珠之類是也○疏曰山師澤師鄭云職者是並掌畿外邦國山川藪澤之屬使出其珍異以供王家也明齊王氏曰旅獒之訓云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以致山林之珍異為言何耶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致用而不可必得者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而為常貢也愚按二職掌辨山川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凡以使民資利而遠害也此專職也其或珍異可用則使致之而已此兼職也若謂必致焉為其私以役之聖王之為斯民者豈然哉

遂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遂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王辯其以下十七字爲句。註作物之以下七字爲句。非○此序邍師中士二人之職也。邍者下文丘陵墳衍邍隰之總詞。非止高平曰原而已。疏謂除山林川澤而外，餘皆主之是也。地名，如東原大陸之類。辨者，臨川王氏謂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美惡善惡也。封邑通謂邦國都鄙之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辨之也。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此亦以輔司徒而已。○王氏曰：万地名物與土宜土化之屬，司徒掌之，然制畿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事也。故職方諸屬掌之特詳。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此序匡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法則，如冢宰治官府、都鄙之法則。此指達之邦國而言也。匡之言正也。慝，姦也。反側，猶言背違。知其慝而匡之，則惟王命是從而胥正也。○劉氏曰：此亦大司馬九伐之法之事也。達之匡之如是，則諸侯之犯令陵政暴內陵外者，不待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說悅同。○此序撢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撢之言察也，取也。王之心發於志，見於政事，而察取以告邦國也。

嚮猶向也德意照人心使而皆向於王也○雜說曰古封建之法五載一巡守至周不能五載一行故復有職方氏訓方氏匡人撢人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遠邇或違隔者循行天下是亦其遺意也民情既通上下不壅治可為矣愚按此職與訓方氏匡人相表裏但訓方氏以四方之政事與志達於上而轉以訓於下此則以王之志與政事語於下而因以觀於上而其觀匡人職則從政之與則法轉移深淺亦有間矣此其異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政征同○此序都司馬每都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都之士庶子謂其大夫士之適子衆子衆庶謂其人民車馬兵甲通士庶子衆庶而言也國法即教士庶子及其衆庶之法政謂賦役之政學謂道藝之教國司馬即大司馬以大司馬掌制軍選士故聽之也○東谷王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選在學校教於大司樂進在王朝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教之道藝出而若守有都司馬掌其政學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教止庠序而已明齋王氏曰都家之士庶子謂其兩鄉五大夫庶士之適子庶子也衆庶謂應起徒役之人也凡其車馬兵甲都家司馬素相糾被及

徵兵則率以聽於大司馬朝大夫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周公取都家之法也愚按士庶子舊皆謂王朝之公卿大夫有都家者之適子衆子非如明齊王氏所謂有都家者之臣之適子衆子也然攷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學於太學其衆子皆學於師氏保氏而又設諸子之官掌之此所謂諸子掌國子之倅者也則其不掌於都家司馬之官固明矣且諸子職又云其有車甲之大事則帥致於太子有司治其卒伍司馬弗征而都家司馬則云掌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以聽於國司馬公司馬則其不得合二官而為一職又明也宜明齊王氏為攷而正之與

家司馬亦如之家司馬亦如之包係序官正文脫誤在此序職文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右錯在序官說見序官之下今正之○此序家司馬每家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其臣謂家臣也家司馬為士官而其家臣為私臣也正亦聽也都司馬掌其都之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家司馬都地近而役使故所掌兵馬政學之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而不推掌其法以聽之也公司馬猶言國司馬但國司馬為專稱公司馬次之表官職者自其大僚奉王命至者稱國有司自其臣司不待王命而供事稱公有司而已此亦其例也或乃謂公司馬即為國司馬之變稱則職者之國有司公有司並列一職者不得通矣○明

齋王氏曰夏官一職虞廷來有專官中古設夏官掌政專統六師然觀聯方險關等職皆主於控制海內以不抵於亂為務兵甲等司必先於自衛凡諸子司士射人之屬皆以辨論官材大僕等官凡侍御僕從皆主於格王正賊亂則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夏又安興賢進功為貴一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聖人制兵之始如此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用兵夫豈易大將之可與議周禮夏官之旨哉